乾隆永清縣志

義門列傳第七

志曰井田封建不可復矣律令懲匪僻而不可以責仁義則其勢也夫分形同氣憂樂恫切猶如一身不三數世而漸于行路豈細故哉而人每習而忽之原其所以分合蓋起於財貨之可以私附夫慷慨者好施而達觀者輕物當世蓋有之矣然卒不能推行家政以厚風俗則愚智不齊而主持乎門內者無其術也令使一父二子四孫八曾循至元孫百畝之產受者無什一矣强者可以倍蓰弱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天地有數之生不能皆給宜其温飽寡而無告者多矣程子曰人生天地間如山之有禽獸草木未有禽獸草木日繁而山窮於不給焉者然則生齒雖多誠合多人之智力而營之如一身雖欲求困苦而無告者不可得矣井田之效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貧富不相耀而井廬友助之道存故易於爲仁

義使聚族之衆。會者操耕作。而敏者業詩書。强者任勞力。而弱者持謀計。通功合事。雖井田良法。何以加焉。易曰。渙者散也。物不可以終渙。故受之以節。節之爲義。蓋取澤上有水。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也。渙當受之以萃。不於萃而於節者。明乎度數德行。固所以聯萃渙者也。然則知萃處之利。而不知操術以持乎恒久。亦不可以萃處矣。余既表永清士族。推明支系聯屬之故。著之於篇。若悳元庄劉氏五世同居。大青垡龔氏燕氏異姓同居。俱事之尤卓異者。採其始末。撰爲義門列傳。爲當世風。

悳元庄劉氏。其先山東人。前明中葉有劉奐者。北遷永清。奐八世孫尚賢。始居悳元庄。生二子。懋勳。懋員。懋勳之後無所考。懋員娶于孫。有子二人。長馨。次彩。自尚賢至馨彩三世。俱以淳謹愿樸見稱鄉黨。馨卒無子。彩生二子。印琥。印璠。印璠爲馨後。馨既卒。彩命

印璘淬嗣婦張別宅以居田業所出彩經營之贍張母子不爲經界印璘卒遺子玫幼印提迎張氏挈孫婦孤孫始合居焉時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也印璘婦亦張氏繼室也印璘之卒張年二十有九子玫生未匝月張勵志守節友于伯姒印提凡四娶賀氏李氏俱早卒次孫氏生子鉉次張氏生子瑚瑚生三歲失母張撫如已子戊寅印提卒鉉年二十有六瑚財八歲玫七歲耳鉉已能經紀家事張年未四十也主持門內閨範肅然鉉瑚終身呼張爲母至其家者亦不辨三子爲從祖兄弟云自鉉治家政內稟命於季母外率瑚玫講明孝友姻睦兄弟以次授室三十年間生齒漸繁而家庭於是稱小康焉雍正四年丙午鉉卒瑚年已壯繼受家政明年會永定河決惠元庄適當其衝田場廬舍一時淪爲鉅浸而家事遂中落矣惠元庄者自乾隆五年庚申得名初名火燒營康熙

戊寅河流改移火燒營在河堤東雍正丁未河益東徙火燒營盡為河流居民遷聚新河之東名賀堯營乾隆庚申官修草壩障河南流賀堯營當厯土處于是渡河西遷還火燒營舊基甲戌

天子巡狩畿內臨視其地以居民逼近洪流命益西徙則康熙戊寅以前經流故道今為高阜者也前後三十年河流屢改居民遷徙不遑或亡或散未有恒理而劉氏生聚百年支屬日廣乃從崎嶇艱危之中保護維持用能履困而亨蔚為舊族鄉黨以是推其家風初瑚甫受事即遭河患當水大至聲如殷雷浸沒戶牖家人急不得出鑿壁旁通升屋呼救鄉人結筏拯之始得登陸迴顧所居欹側中流身命以外粒米寸絲不復有故物矣瑚則結茭為舍借老幼婦孺聚屯沙洲從人乞貸穉子母錢借子弟力作生計支吾日月至使幼童稺子捋取稗子草實供朝夕炊早作晏息撙節儉

者。未及十年而家業稍稍起。故瑚凡三娶生子甘棠甘醴甘霖。兄鉉四娶生子民悅本涵本滿。弟玫娶蕭氏。生子本淑本淵。當鉉卒時。其弟四繼室留。不詳其母族賢明善內治。瑚竭勞於外。留居中調劑之。略如其季母張焉。瑚當河決之後。復恢舊家。中間以水道妨墓遷葬三十餘棺。婚嫁兄弟子女。若子孫女。幾無虛歲。又爲延師課廸子弟。自甘棠爲縣學生。後起者彬彬多儒業矣。而是時食指五六十人。皆瑚竭躬營之。無有廢事。瑚晚歲得疾。忽忽若不能言者。醫者以謂勞心太過。節勞庶幾可已。瑚喟然曰。昔兄鉉爲家督。自行敦睦外。置酒治具。清談商筭。日聞疏貸民會而已。然而三十年事無不治。余小子猥承其後。河決于東。墓遷于西。朝營隄北。墓築河南。孳孳無有寧歲。竭力耗然。而三十年僅稱事治。人生甘苦勞逸。豈不以命乎哉。豈不以命乎哉。是時兄子與已子。俱長大能事

事交背請代瑚勞役瑚圖領之遇事輒又身勤不能自已以是竟以積勞疾卒年六十餘是為乾隆庚午云瑚既卒民悅長家持大體本清勞盡經營稱任使焉而瑚繼室張猶佐伯姒留教率諸婦女閨門無有閒言未幾留亦卒張主內稱方嚴於子女有過督責無稍恕者必至改過然後已然性慈惠子甘棠鄉里推為善士嘗經紀留養局局事詳戶書及建置圖張囑其子善恤撫育窮民每於歲首必親詣局中閱視老幼男婦自攜私財及餅餌之屬遍施給之歲以為常今年八十餘矣猶精敏能持家計本清初攝家事劉氏食口益多親屬多言宜析爨者民悅聞之召諸昆從悉至中庭愀然告曰外人僉言析爨余甚惱焉意余德薄無以倡率諸弟守先人規矩鄉黨乃有閒言余得弗匪人耶諸昆從皆惶悚自責且若無所容身于是相與計議久遠以訓人衆非立法度家政不

可以齊遂度子弟才質堪治任者課以職業分條其事俾本清糾正之而受成民悅以爲恒經每晨朝長幼集會庭中以次白所治事咨詢可否出而行之終晡復集述所爲無有微匿非大故及遇疾病率行不廢民悅天性和易子弟有不當理或從糾舉以聞民悅莞爾而笑無所置可否其人自愧請悔過亟獎許之以是子弟爭勸於義丁亥民悅卒本清亦老不治事廿醴蹱起任之孝友之風至今無改易焉民悅生一子坦本涵生子二培塛本清生一子堪廿棨生二子墉增廿醴生一子垣廿霖早卒無子以廿棨次子增爲之後本淑生一子均本淵亦早卒無子本淵婦留氏不詳其母族嘗本淵卒時年二十九貞節自矢民悅兄弟俱憐而敬之今生五十三年矣勵操如一日兄弟之子無可繼者故久未立嗣留曰余依伯仲之間二十餘年不自知爲未亡人也垣娶張氏民悅卒坦

夫妻善事繼母安安有外女安愛之甚於劉氏子女劉氏子弟無私蓄安固欲贈其女坦能曲意將順傾其婦奩無稍吝惜卒能得安歡家人以是重之民悅有女乾隆乙亥生二十二年歸鄒村郭燕爲繼室越二年燕卒無子永淸風俗死無後者不得從葬先塋而燕卒時支屬無當嗣人家人遂瘞燕別隴劉痛于心哭泣日夜不休淚盡血出目爲失明郭父感歎爲繼疏屬子長庚劉撫字之俾從父家授讀以爲燕有後矣然猶未得合祔舅姑旋卒劉復請於宗人宗人哀而許之又以家貧不克襄事兄坦勉資給喪葬王姑君舅及燕與前室趙氏四棺祔于王舅新阡蓋自丁丑以至甲午拮据經營凡十八年竟成其志孀居貧甚兄坦賙其母子及其君姑又爲遷居于沈家村便省視也長庚長習貿易今劉有子婦矣坦生子鳳鳴圳生子鶴鳴塔生子玉鳴垣生子鸞鳴其餘有

爲利甚微顧不肯以一語欺人人亦無欺之者以是賈業日起好節儉嘗戒家中人勿暴天物見僕婢飲食遺蔬殘粒偶墮地下必拾食之其淳謹類如此尤稱天性伉爽居京師三十年創立行市與人質劑弗欺然諾一市倚以爲平雍正丙午卒于京師其舅進朝慟哭不徹至於以首頓地哀感行路之人竟以傷情逾歲而卒後十餘年其家人至京師市肆中語尤稱名肆人猶爲嘆息有淚下者尤爾謹慎自守一言一動必循規矩事必熟復而行故終身鮮有過失萬谷質直生平不爲浮華處鄉曲間能以德行感人人有褊悻不平遇之爽然自失因是鄉人一時少爭訟者萬谷讀書樂業於兄弟中年齒最幼父兄力創于前二子能世儒業故終身未嘗過艱鉅事人每以是羨之萬谷有女適仇永齡夫死守貞事具列女傳璋妻任氏爾關候選縣丞任晉女也母魏氏節行亦具

列女傳中。任生十八年。乾隆巳未歸于璩。明年璩爲生員。癸亥璋
卒。子宗洛生始四年。任上事舅姑。下撫孤子。矢志守節。數十年如
一日云。宗洛既爲生員。娶婦生孫矣。丁酉。宗洛與婦先後卒。任日
夕慟哭。目爲喪明。宗洛之將卒也。孫楷夢其父。既去。旋若有人引
以歸者。宗洛自知不起。托碩或善視其母。宗洛既卒。碩或爲之盡
心。則異姓同居之效也。碩俊妻劉氏。李秦先村劉應惟女也。乾隆
戊午生。十八年。嫁碩俊。乙亥碩俊卒。撫孤子四人。孝事舅姑。門內
無有幾事。舅卒。營葬如禮。庚寅。其姑又卒。值歲大歉。貧不能葬。劉
處一椽。支樽中室。即櫬其旁。燈火青熒。破窗冷風。淒影相弔。然而
朝夕虔肅。爇楷燃香。事死如生。未嘗稍懈。如是八年。始克襄事。四
子以次長成。娶婦成家。皆能自立。此婦德之可書者也。
志曰。劉氏以溫飽之家。中遭水患。遺業蕩然。貲以濟從惕心復恢

傳物燕戴二氏。困窮孤立。謀生不暇。乃能以甥舅中表合爲一家。遂致門第改觀。蔚爲一鄉之望。劉氏之興以仁合。燕戴二氏之興以義合者也。今使千鈞重載。四馬合力。引之日致百里。釋驂用半。不能致五十里。理之易見者也。鴻烈之言曰。手無當於步趨。縛其手。則足不能疾趨。由是觀之。合之時用亦大矣哉。易曰。物相遇而後聚。聚故受之以升。劉氏之謂也。又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燕戴二氏之謂也。

史例孝友當自爲篇。今以篇幅無多。附次義門之末。亦事類之相從者也。按尺幅無多。不能自占一篇。前史皆從附者。若漢書楚元王冠向歆之首。蜀志皇子附后妃之末。是其例矣。

移剌余里契丹人也。有子十八。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更宿守之。妾之子曰。吾嫡母也。獨不當更守乎。遂更守之。三

載如一。金太宗因春蒐過永清聞而異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勸衆人。

楊小兒。別古庄人。明洪武二十年。母張氏患病。小兒與妻周氏俱刲股以進。母病旋愈。事聞旌表。

趙昇。白雁口人。永樂十二年。不書明朝蒙上文也母陳患病。昇禱於神。刲股肉。俾妻韓爲羹以進。母疾遂愈。

賈愁仁。和里人。性至孝。晨昏定省。出告反面無愆禮。則。父病疫。母適患惡瘡。愁禱天請代。疾旦已。事聞旌表。九世從孫鑑亦有孝行。自有傳。

張坤。弟惟訥。指揮僉事麒子也。嘉靖中。麒爲陸炳所誣。廷杖謫戍瘴鄉。麒死戍所。坤娶方浹旬。與惟訥觸冒烟瘴。往尋父骸。竟得歸塟。

賈宗和。曹家務人。傭工養親。必行甘餌。而自餐菲。暨親卒。哀毀如禮。子觀者感泣。

蔡一耀。事嫡母。友于幼弟。財貨未嘗自私。舉鄉飲賓

張守身。劉澄長。劉恭。俱以孝聞。生員朱貞纓。行孝行。鄉民聶鴻祚善事繼母。院道俱旌獎其門。

裴成錦。幼不識父。聞母言。輒泣。歲時必詣父墓慟哭。母疾。禱天請以身代。居鄉未嘗失色于人。

劉維垣。事親孝。崇正丙子城陷。其父被執。維出巡詞。請代父死。兵義而舍之。已上俱出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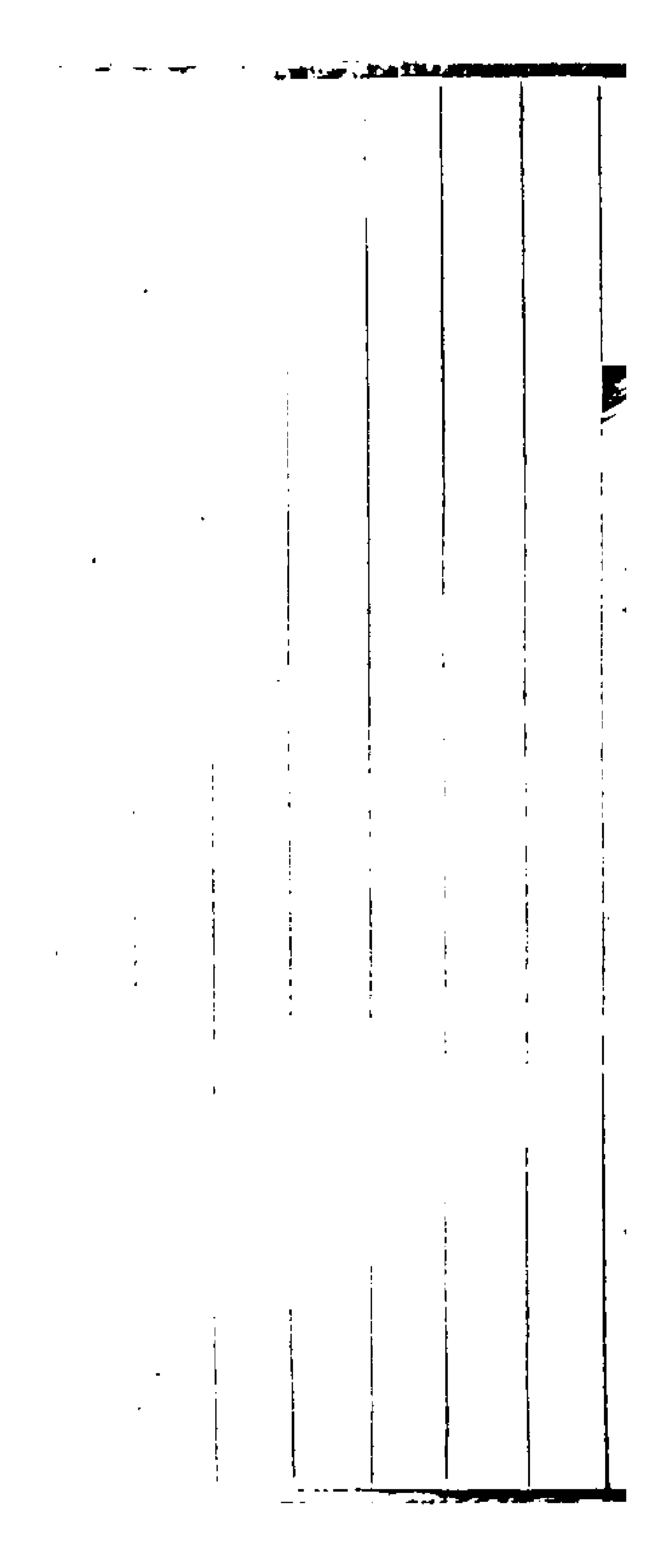
張孝子。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以養其母。每乞得食。不敢先嘗。居撫臨舍穴土為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適過其處。聞歌聲出雪地中。是無人民居廬。詢問左右。皆曰張乞人也。因詢其詳。則云

張年六十老於乞矣母年逾八十張無兄弟妻子每乞得食殷勤奉母母食張必行歌以博母歡繼齊召問果如所告因爲築室於城内金花巷賜粟十石將刻其狀請旌表會繼齊去官不果繼齊自題其楔曰張孝子之門縣人至今稱張孝子其名不可考矣

韓溥三聖口武生也父生員韓承淑寢疾溥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凡半年承淑卒哀毀逾禮三年廬墓未嘗有笑言居祖母張與母劉之喪亦如之家貧竭蹶延師以課其弟弟淳業儒有成爲生員乾隆癸未卒年五十有二無子以淳子生員文粲爲嗣

王傑韓村人生浹月母張氏歿父榮錦娶繼母李生子佩傑能孝事李友于幼弟李卒父又娶繼母杜杜長傑纔四年傑事之一如所生杜性嚴毅傑遊宦於外間歲歸家杜責以晨昏省侍撻楚之傑順受無忤色杜晚年亦謂傑能孝我卒爲慈孝如初弟佩少聰

敏性剛負氣往往侵傑傑不爲校至不可忍則趨赴二母之所長跪而號其後佩亦感悟終能以敬事兄里有貧鬻妻者傑貸衣得錢施與之鄉鄰以小故欲興訟傑爲排解閭里以是稱爲善人



永清縣志第二十三

列女列傳第八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于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尉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為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為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托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于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傳志列女姓氏寥寥攟摭其遺事實考則托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搏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于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過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于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

選也。蔡琰者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林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淸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閒發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夫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敬姜必在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聚貞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淸敘于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

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著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階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托于馬班之例也至于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列諸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寮進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行務德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雜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異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標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于簡秩繁重之處。每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于列女一篇。敘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敘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爲編。不爲分別。置論。總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謬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劉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頌。各爲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恆。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目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稱某人之妻。不當云某某妻某也。至于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于其上。何蔚宗之不

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益鄉廣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强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節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爲次，其出于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叙，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

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諱之而不得耳

劉氏，張科妻，北孟村人也。有裔孫大士，爲生員，而不能詳其時世。出家藏劉子泓所爲節婦傳，事甚可風，而文不雅馴，其措語多不可通曉，難垂典則。今刪其要，著于篇。按傳云：劉生十六年歸張，閱三十四月而科卒。卒時劉已有娠，張故豐于財，科生有二兒，科卒後，劉之父母舅姑及伯氏二人，俱欲劉更適人，抑勒百端，劉不爲少動。已而舉子，雲惡，乃請見父母舅姑，泣且誓曰：向所不即死者，徒以有遺腹耳。今幸生男，天不絕吾夫之似矣，願以死守，不知有他。父母舅姑皆不悅而罷。自是訶詬凌折之，殆無虛日。會天大寒，北風厲甚，劉方夜襁孤兒，操紡績業，其姑突入其室，辱詈之，命婢汲水注其床，滅其鐙火，且曰：吾以觀爾之冰操也。破室漏風，床上

地下冰厚寸許夫有女弟年始十六聞事急狼蹌而至劉衣着水
錚鏦如被介冑嬰兒已噤不能啼小姑爲綳置懷中以膚溫之乃
得少蘇二人呵氣相呴躑躅終夜遲明姑排闥入見其女與劉四
足陷層冰中急不得拔且怒且憐之攜其女去其後姑將毒劉小
姑輒身先之夜必持被就劉宿姑無如之何威虐爲之少殺伯仲
私計賄牙人將強納之里中惡少年小姑聞以告劉劉挾利刃自
防曰倉卒有變終以是爲歸爾小姑因語劉曰父母所以逼嫂爲
二兒也二兒計出於此爲家貲也嫂盡悉以家貲推讓二兒猶得
自全性命與其殺身禍嬰兒也劉深然之於是僅乞一陋室辛勤
作苦其中以支歲月會永定河決平地水深丈餘伯仲廬舍俱漂
沒舅姑伯仲不三數年俱相繼卒伯仲又皆無後於是水退淤田
皆爲膏腴而劉乃盡有其業卓然稱富有炎雲惠長而業儒其子

鑄爲縣學生員劉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稱全祉云傳文大略如是劉之節概可謂歲寒知松柏之後凋矣顧舅姑與伯氏抑何相與之篤也人類中固有不可測非是亦無以見劉之殊絕矣茀傳文署劉子泓作按其題款當是其字不識子泓何名何里人也又不著時代而大士亦不能詳則惟據傳以入志爾而傳文多鄙別字稱謂又不當于法度史文傳信缺疑不敢漫爲附會謹擇其可解者如右而辨其疑似于後脩采擇云傳稱張科爲御前將軍古今無此官名考永淸選舉冊亦無爲此官者也其稱則劉爲命婦揣其名號官亦不卑末矣張爻兒家稱素豐何以至非理逼命婦嫁耶又云里中以劉節聞于縣知縣需金不得遂及新知縣至又如之知縣雖甚不肖何至以請旌事索寡婦金且先後官皆出一轍此理之不可信者又云聞于方面亦如知縣所爲按永淸爲畿

縣俗稱道府官爲方面。而傳例請旌節孝。不由府道布政使司。傳文所指方面。當是順天府尹。府尹至于索寡婦金。理之尤不可信者矣。又云鑄爲生員。常恨不得旌其祖母。按張既稱富有。鑄又讀書。列名黌序矣。縱使需金。亦何不可出金貲表先節耶。且其所謂方面與二知縣者。亦非久爲是官。何又不請之于後人。務求必得所請。然後巳耶。北孟爲永定河沖決乾隆辛卯以前。往往有之。不足定其時世。大士爲張後裔。而至于不詳系世以及年月。似明中葉前事矣。而劉傳小敘引李贄語。贄爲明天啟時人。以著書荒誕杖而火焚其書。贄死獄中。當時禁毀其書。崇正後乃稍稍出。則所謂子泓者。必非明代人也。考傳文。子泓蓋與劉之孫鑄相往還。其去劉不知幾許年。要亦不甚相遠也。傳後有七言古詩一篇。署爲知縣所作。亦無姓名歲月。又有七言律詩一篇。題爲進士臨清知

州孫姓其人亦不知其名與歲月也詩詞皆鄙俚不足道其編錄者乃鑄手筆今備考之俟張氏子孫知其事者推焉按舊志稱科爲金吾疑是錦衣官屬明時人也

宋氏北關蕭雲妻雲卒宋年二十有六遺子九歲舅姑俱七十餘矣宋侍疾養老送終殯葬俱無愆于禮則雍正元年得

旨旌表

王氏韓村民家女于今村民殷成業妻也康熙辛巳大盜刼其家擒王之姑加刃于頸就爨中去釜爇薪其下以身當釜坎炙之王銜刃急入謂盜曰此吾母暫止吾家實不知家中事刃鋸鉗鑊宜加我身盜釋姑執王燎炙幾死南路同知祝遂名聞其事書冐刃衛姑旌其門楔

志曰昔盜欲淫樂羊子妻先刼其姑以求必遂樂羊子妻伏劍而

死盜亦遂含其姑、論者謂審義明。愈于趙苞守城致毋死也。夫儒者抵掌談忠孝。凜凜然若見之甚明且決矣。及臨患難若倉猝非常、乃低徊俯仰、不敢自堅。聞王氏之風、亦可以愧勵矣。

姚氏義志僧王起妻也。起死、家貧甚。無以爲守。姚自縊以殉。乾隆癸酉、得旨旌表。

崔氏、霸州崔之瑞女、前雲南布政使之瑛從女也。康熙乙丑、嫁信安鎮廪膳生員韓篤植。明年、篤植卒。崔年二十有一。無子、以從子之琦爲之後。崔撫育之、孝事其舅。舅老病便閉。非人爲之力、勢將不支。崔躬親服侍、不以委僕婢也。舅卒、附身附棺、誠信合于禮要。之琦娶婦生子雍正。癸卯之琦卒。婦張氏撫鞠遺子、與崔形影相依。支持門閥、教孤孫其嗣。從師受學、每當延師啓館。崔必莊肅升

堂躬自拜謁祗率其嗣執弟子禮甚虔以修成禮而退餽爲飲饌必親檢視旣豐且潔乃授館人館舍潔清內外無譁館師有所徵求無不修具欽若神明惟恐一不得當館師爲所感動無不盡心啓迪故其嗣進業輒倍他人皆崔教也其嗣旣爲生員因列崔節行聞於學校乾隆丙辰得

旨旌表錫金建坊如制庚午卒年八十有五張賢孝有崔遺風年十六嫁之琦明年生其嗣之琦卒其嗣甫八歲崔患篤疾張在右服事凡十三晝夜目不交睫不知勞也崔卒張拊棺大慟曰與姑數十年相依爲命姑舍我去我亦無意於人世矣張今七十九歲有孫三人曾孫九人雍容揖讓稱其家法

于氏后奕生員楊梅妻東川里三甲于文燦女也生十七年歸梅康熙丁卯梅卒于年二十有四子宗文生纔三歲家貧有屋一椽

确田十餘畝。于勵志守貞教子讀書。不能具束脩。故生員王益謙嘗從梅父受學。至是挈宗文去。朝夕教誨之。夫有從弟。貧無行。欲兼于產。强使改適人。于固不從。則抑勒之。使不可朝夕處。兄得海聞之。即迎于。挈子女依得海居。於時宗文生十二年矣。得海爲延師課宗文讀。于居兄家。雖家人中操作。無少倦。兄止之曰。妹依于我而操作如家中人。我豈以傭嫗畜妹者耶。于曰。我性不好閒逸。且家居習勞。若固所以計久長。衛由是安于兄家。每歲時與食則歸楊一祀其先。而田與居室。遂爲從叔所據矣。居十二年。而宗文讀書有成。錄爲生員。遂爲授室。又嫁其女。于是挈子若婦。歸其家。得復舊業。日用或有不給。得海又時時資助之。子孫業儒。家聲稍起。雍正癸卯。于卒。年六十。次孫思愈亦生員。

褚氏。蘄各庄劉進妻也。康熙癸酉進卒。褚年二十有一。守貞不變。

乾隆戊子卒。年九十五。

張氏。武家窩李成傑妻也。生十七年歸成傑。康熙甲申。成傑卒。張年二十有五。撫遺腹子瑛。勵志守節。孝事舅姑。終身不倦。

沈氏。韓村劉名灝妻。生十九年。歸名灝。名灝卒。沈年二十有五。遺子甫三歲。名灝有世母。亦寡居。沈孝養如姑。撫子至于成立。乾隆壬戌得

旨旌表。越二十二年癸未。沈年八十有二卒。建坊有節中節孝中德二語。今坊毀。

賈氏。北街褚永恭妻。十九歲嫁永恭。又五年。永恭卒。撫孤守志。子忠年長。爲營兵。移戍天津。賈食貧茹苦。後忠告歸。晚年家稍裕。卒年九十有六。

畢氏。南大王庄甄希舜妻。霸州畢秀發女也。生十九年。歸希舜。後六年。希舜卒。遺子生始三歲。食貧守志。卒年九十有三。

郭氏宛屋辛庄趙宏毅妻固安縣民郭廉女也其姑有疾劇思肉食家貧無從得肉郭刲臂為羹以進姑食之疾良已雍正癸丑知縣丁廷楨為建坊表之題曰賢孝可風

張氏志各庄民馬成虎妻康熙己丑成虎卒張年二十有四撫貫氏子雲升為嗣堅志守貞乾隆甲子疾卒年五十有九明年雲升亦卒今有孫國亮

趙氏后奕劉萬常繼室年十九于歸二十四歲萬常卒遺子甫四歲有前室子二人女子二人趙撫之無異視乾隆己丑卒年七十有五矣前室次子廷祉讀書為生員

黃氏不詳其母族南石民王秉誠妻也康熙辛丑秉誠卒黃年二十有九遺子善序甫十一歲秉誠有兩弟俱力田自給黃撫孤子相依以居善序年十八為娶婦劉氏劉能孝事孀姑善序能偕叔

氏力作以養。雍正甲寅善序卒。劉生二十六年。遺子學孟。生財二歲。劉慟哭曰。天降凶愍。兩世夭札。未亡人即死。如此孀姑稚子何。姑姚節甚高。是吾師也。由是煢煢相倚。遺田僅十許畝。不足日給。姑婦晝拾薪荻。夜勤鍼紉。措拄歲月。以養遺孤。乾隆壬申。學孟娶婦丁氏。子婦俱能力勤孝養。家稍給足。知縣蘭第錫書柏舟同志以旌其門。丙戌黃卒。年七十有四矣。方黃病臥床第劉率子婦丁。扶持朝夕。飲食甘旨。必為拮据經營。愜其所好。既卒。喪葬俱能誠信。合於禮云。今劉年已七十矣。

北街柴氏有節婦三人。其資品世系行輩。俱詳士族表。

劉氏。文鐸妻也。生十八年。嫁文鐸。雍正戊申。文鐸卒。劉年三十五。乾隆丙申卒。韓氏。澤泓妻也。生十九年。嫁澤泓。乾隆丙辰。澤泓卒。韓年二十有九。乾隆戊寅卒。張氏。大青堡張茂女。廷槐妻也。生十

八年嫁廷槐乾隆壬申廷槐卒張年二十有九遺二子長秉鑄生財四歲次秉鏞生甫歲耳張撫而教之能孝事孀姑家貧日給不足則棄縫紉之事晝夜併力爲之僅足餬口父家又稍稍資給得以奉姑撫幼姑老疾終葬子長成娶婦成家皆張力經營之積勞致疾雙目俱瞽次子生十一年出嗣夫兄廷林得以讀書爲生員長子備力農田以給養焉

梁氏四聖口張自美妻州同知職銜梁煥女也生十九年歸自美雍正辛亥自美卒梁年二十有二無子姑陳氏王姑賀氏俱以貞節聞梁孝事之時人稱一門三節云久之始以從子慶年爲嗣子慶年于時始三歲生員張子朴次子也梁于乾隆戊寅卒年五十八賀先于乾隆癸亥卒年七十八陳于乾隆乙未乃卒年八十二

楊氏東西營張彩妻楊茹菊三女也生二十年嫁彩康熙六十一

年壬寅彰卒楊時年二十八遺子云傑生始五歲一女生七年楊辛勤撫育孝事其姑家貧織楊柳枝爲筐筥之屬易錢支歲月姑老疾三年不離床第楊扶持起居委曲周至歷久不衰喪葬俱能誠信合于禮宜娶婦嫁女並悉力營辦焉其子力田能養晚歲稍自給

靳氏別古里劉潤妻于今村靳守綸女也生十八年歸劉康熙已亥潤卒靳年二十有四遺子九錫生始五年靳撫以守志依潤季父季母以居靳孝事之若舅姑焉乾隆乙未無疾而終年八十矣

劉氏韓村王國平妻劉立吳女也生十四年歸國平越十八年國平卒遺子四人劉撫而教之舅姑年俱七十餘劉竭力孝養夫有世母寡而無倚亦就養於劉劉勤于田園樹藝以給朝夕四子漸長家稍溫飽劉儉約自奉以訓子不忘困也卒年八十餘

陳氏陳進禮女信安鎮郭世清妻也康熙丁酉世清卒陳年二十有一無子苦志守貞孝養孀姑姑韓嘗病傷寒昏不省人數日疾甚勢不可支陳爇香禱天呼號神明一夕夢神人語曰若姑疾固不起非食若肉不可爲也已而姑沉困中忽思肉食陳心益奇之遂刲臂肉一臠調羹以進殊不自覺痛苦也韓啜而甘之頃間汗出沉痾遽瘳因自詫曰向所食肉味愈尋常得自何所乃甘美若是耶是時陳臂創漸發痛不可忍姑察聲色有異固詢得情一時爲之感激至于泣下陳于乾隆丁酉卒年八十有一嗣子宏教世清弟世揚第三子也

梁氏小惠家庄民李昌緒妻也生十八年康熙乙未嫁昌緒越二年昌緒歿梁生遺腹子永年辛勤撫育又能孝事孀姑歷十餘年姑卒侍疾送終能誠以信永年年二十四爲生員乾隆巳巳以梁

苦節聞于學校。

詔旌其門。梁時年五十有二矣。後十四年。乃卒。

宋氏。庄窠劉天佐妻。霸州釆木營宋珠女也。生十七年。嫁天佐。雍正丙午。天佐卒。遺子枚。未匝歲。宋撫以守志。能孝事舅姑。與伯仲娣姒相友睦。而伯姒以宋發居。子方幼。伯仲力佃。而撫發坐室均餐。恐耗其粟。則抑勒之使改適人。宋固不可。請毀為侍舅姑計耳。恐耗伯仲資業。無寗行乞于人。不以累若娣姒也。其後不得已。卒議析居。枚生已十餘歲矣。即能力佃以養。宋以樵薪佐不給。舅姑相繼卒。宋能盡哀禮。子枚生三十四年。亦以瘵夭。子婦金氏。撫九歲遺子士文。守志孝事宋。如宋之事舅姑。越十八年。而金亦疾卒。金卒年四十八。士文已二十六歲矣。今宋年八十有一。

王氏。大王庄孫志金妻。同庄王自平女也。生十七年。嫁志金。越六

年志金卒。王守志四十三年。乾隆癸未終云。方志金卒時。遺子煥生財四歲。舅姑俱年老有疾。舅目又失明。哀王年少。家故貧。欲使自擇所處。王哀咤曰。是殆侮視而家教我也。我不忍聞。即勤力操作。強舉柤重。示可久狀。王質故織家。善女紅。志金生時。蹤蹟未嘗越戶外。至是舅姑見其所爲。相與歎息。每出樵汲。必與幼子偕。嘗冬日汲水井上。失手墜缶落井中。母子徬徨。無如之何。乃用長綆求子腰膂間。繫端大樹之本。俾蹣跚伏井幹上下。窺良久。僅乃得之。取供晨炊。其強自力若如此。然稍閒暇。必率其子。詣村塾中。以女紅所餘。贄童蒙師。且曰。固不敢望成名也。孺子讀書識字。能粗曉大義。不爲禽息獸處。庶幾人爾。王既習勤苦。子煥漸長。又善經營。舅姑老病喪葬。未嘗仰助于人。家無乏事。其初佃人确地二十畝餘。晚歲有田連頃畝矣。其卒也。孫曾滿前。子婦俱善孝養。人以

是樂稱其晚節云。

魏氏南關候選縣丞任晉繼妻侁致廣妻任氏母族也生十八年歸晉康熙丁酉晉卒魏年二十歲有前室遺子士竒方十歲舅姑老多病夫有季父貧無能夫婦皆依于晉有從弟二人年與士竒相上下門以內事老育幼魏仔任之從叔二人與士竒先後爲生員士竒旋卒其婦徐氏年二十二與士竒爲夫婦方三年無子女徐勵志守貞事魏加孝謹時二叔氏俱有子各以一子爲魏嗣乾隆丙申魏卒以嗣子空之所生子爲徐後主魏喪魏卒年七十有九徐今年五十九矣乾隆丙子順天學政徐以烜書嬰鵠儀型表其門。

陳氏小第六村郝璡妻大惠家庄陳萬才女也雍正甲寅璡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維宦生六歲維孔生三歲一女財兩匝月陳撫

以守志孝事舅姑。久而不倦。今生七十九年。

北街賈氏列女四人。其行次俱詳士族表。

董氏。小惠家庄董紹之女。生員澐妻也。生十九年嫁澐。康熙壬寅。澐卒。董年甫二十有三。事舅姑。及王舅王姑。並以孝聞。撫族子爲嗣。今生孫矣。

劉氏。泳妻。瓦屋辛庄監生州同知職銜楠女也。劉賈先世。俱詳士族表。劉父早卒。母胡寡居。兄熤以家貧遠適四川。劉年方十四。母患危疾。一時醫者皆望望以去。同村有崔氏。延江南談生。抵其家視疾。談故有能醫名。非厚禮幣。不能赴召。劉聞。卽婉曲求一顧療。談視疾有難色。劉長跪泣涕。固請强爲之。談不得已。爲處麝劑。冀幸萬一。因謝去曰。疾起不居功。如其不起。不受過也。劉持藥彷徨計無所出。因密刲股肉寸許。投劑以進。母服藥安臥。中夜汗流浹

膚體遲明沉疾遽瘳聞者異焉先是劉許嫁賈淶康熙庚子劉生十七年矣賈氏將議親迎劉以母老兄又遠出家無次丁命老僕徑以已意往哀舅姑云女子許嫁惟夫氏所命禮也雖然居宅事父母他日所以事舅姑者也請須我三年俟兄歸俾母有養乃請爲婦事母之日短事舅姑之日長也夫女子未嫁稱父兄命未有以已意致夫氏者茲所謂禮之變不得已也于是舅姑相與感歎且憐其意許之比嫁而孝事舅姑若夫之祖父一如其事母焉其後兄嫂俱夭没母老無依舅姑俾劉迎養于家又與伯仲娣姒友愛無間其母老終賈氏賈氏伯仲相與議曰劉氏弟婦實能孝事余父母暨余祖父其母之喪曷可薄也於是厚爲棺衾殯殮以慰劉心劉與淶夫婦相敬如賓今俱七十餘矣有三子長慶棣次慶霖俱武學生次慶植爲生員

閆氏浩妻也歸浩五年。浩卒。能守貧勵節。教子毋廢書業。姑性嚴毅。閆能婉順以得其歡。閆在室時。鄰有殺婦人强醮之。其婦佯爲理妝。潛以刀斷其髮。閆時方十歲。爲之咨嗟歎息。謂婦人不知此義非人也。既而竟行其志。

張氏。武生深妻。永清千總張彥女也。年十九。歸深。乾隆戊辰。深卒。張年二十有八。遺子榆尚幼。撫而教之。至于成人。榆中乾隆辛卯科武舉。

解氏。別古庄楊體智妻。同村監生天祉女也。生十七年。嫁體智。雍正丁未。體智卒。解年二十有七。無子。撫從子光德爲嗣。事舅姑能孝以養。

郝氏。李家口王奉亮妻。生十五年。歸奉亮。雍正庚戌。奉亮卒。郝年二十有九。子得才。甫周歲。有二女。郝撫鞠之。孝事其姑。家貧歲歉

至茹稗實採苦菜作餐褊葦爲席以養其姑姑卒喪葬無貲自請備力于人先取其直爲送終具鄰自未嫁時即蔬食誦浮屠經能識經義通其文字今年七十有七

尹氏生員尹龍雯女東武家庄趙璟妻也生十九年嫁璟雍正乙巳璟卒尹年二十有一遺孤士棟生始三日舅先璟一月病亡尹撫士棟孝事孀姑稱盡心焉乾隆庚辰卒年五十有六

張氏信安鎮民李得志妻同村張建侯女也得志卒張年二十有三撫孤守志能孝舅姑舅性好酒而家又貧張勤女工以供酒肉子成孝讀書爲生員年三十卒其妻陳氏年二十四師張節行苦志堅守今張年七十五陳年四十八

安氏北街宋國英妻年十七歸國英雍正庚戌國英卒安時年二十九撫孤守志能茹苦藜嘗值歉歲至采苦菜作餐天性孝友自

未嫁時事父母服勤無惰既嫁事舅姑如事父母睦于娣姒閨門相得終無間言子源讀書爲生員卒于乾隆丙申卒年七十有三

李氏甄家庄魏鵬妻生十七年歸鵬鵬卒李年財十九撫遺子士秀孝事舅姑士秀爲生員以母節行聞于學使學使前左副都御史呂給予詩詠霜若節旌其門乾隆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七

王氏趙官庄嘗鄉閒妻張家務王賢女也生六年失怙幼養夫家年十三與閒成禮十六姑死哭泣極哀雍正己酉閒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自亮生甫七年一女九歲家貧無所倚藉母子三人織蒲爲簾易錢支歲月自亮稍長出爲人傭得錢不計多寡悉以奉母未嘗自擅錙銖王猶自食其力積傭錢多輒賃人田身勤樹藝母子作苦十餘年而家稍有餘自亮念母勤劬或以善食勸進王泣誨之曰爾忘當日稗實一合食不充腸我與若姊出田間掘若

菜。和糠秕雜咽之。若傭工自外來問我食否。我強云已飽時耶。自亮亦泣而罷。自是雖外出。遇人家與珍食。必凄然念母家中。不敢輒嘗。今壬年七十五矣。耳聰目明。持家精敏。婦子滿前。不欲自逸遇事輒身先之。鄉黨欲上其節行。爲之請旌。王力却之。曰是爲名也。

李氏。賀亮嘗劉有禮妻。李蓮女也。生十八年。嫁有禮。雍正辛亥有禮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子元。生八歲。撫子守志。子元三十九歲卒。其婦不能貞。李孑然自守。今生七十四年。

高氏。死屋辛庄生員陳應新妻。同里高守業女也。年十七。歸應新。越十二年。應新卒。遺子秀芝。財七歲。是時姑已没。世有夫弟三人。長日新。次又新。次代新。與秀芝年齒相若。高撫而育之。恩愛備至人見之者。謂若一母撫四子焉。陳故有薄產。舅日經營於外。門以

內高主持之事無大小皆秩然以辦舅老而死高支持喪葬盡誠盡敬合於禮經諸叔漸長次第授室又爲秀芝之娶婦成家而高已老矣日新兄弟曰生我者父母長且成我者嫂氏也凡兄弟既授室則析爨以炊今不幸早喪母嫂之劬勞于我弟兄者心力瘁焉自今以往兄弟有私貨財自便利溺厥妻與子不以嫂之心爲心者非我父母所生子也諸弟若婦皆曰然由是閨房無私蓄雖一絮之溫一味之甘非先奉高不敢自爲高亦柔而愛之諸叔供壯盛有子女高撫視溫卹不異孩提時或有小過必諄戒之若子婦然無不惕然以警故諸叔娣婦以雍睦聞于一鄉高故善家政命日新又新卒子秀芝之力于穡事俾代新卒業于儒又能時其逸勞劑其盈缺家中雖幼子稚女莫不得其至情人無知與不知見高皆肅然起敬鄉黨推節行以高爲女宗

志曰。高氏今生七十四年矣。人有頌其節概者。高曰。是諸叔與姊。實能孝友。不墜先人家聲。老婦何德之與有。憶夫病且死。老婦當時實不欲生。嘗刲股肉。燃指。禱北斗神。請以身代。非特爲夫婦情也。夫亦謂舅老。諸叔方幼。可無嫂。不可無長兄。然而竟不獲請命也。夫今諸叔幸有成。又皆善良。老婦坐享供奉。愧矣。老婦何德之與有。嗚呼。繹高之言。知高之所以異人。不僅節概也。

康氏。李通庄民李煥妻也。煥卒。康年二十有三。無嗣。苦志守節。卒年七十有三。

吳氏。辛屯村民石璀妻。吳家庄民三舉女也。生十八年。歸璀。明年生子有聲。有聲生三歲。璀死。吳守志至今。年已七十有三矣。始吳來歸。璀有祖父母。年俱八十有餘。璀祖母病風癱。手足不能自遷坐卧出入。非吳扶持之。不善也。璀之祖昏耄有疾。類狂易者。時令

吳襁負院落中。爲兒童戲。少不當意。輒辱詈之。或批其頰。吳能曲意順之。與爲嬰兒。與爲無町畦焉。翁有時淸曠。誓若酒醒。輒呼吳慰藉之。或自疑曰。向得無非禮若汝耶。吳曰。無之。乃强自覺已疾復發。則又狂易如初矣。璀祖父母旣歿。舅姑亦虐遇吳。姑劉繼室也。生夫弟招。招少吳子有聲一歲。劉溺愛之。奴使有聲。不得與招共衣食。冬月寢處無溫。有聲呱呱徹夜啼。而招則重茵增絮。餌食甘滑。或呼有聲至榻下。食招所棄餘。旁觀者爲之流涕。吳自若也比有聲娶婦。劉又虐遇之。吳率其婦以婉順承顏。卒得無忤。後劉卒。翁年七十餘矣。猶娶繼室李。李故重聽。嫠又齒與吳相若。謙讓不敢專家政。吳尊禮之。與劉無異視焉。晚年有聲夫婦相繼卒。吳老無依。宗黨憐而敬之。以璀從弟之孫洺岐爲有聲後。

志曰。吳侍夫之祖父母于耄耋。可以强而能也。其安於繼姑劉之

虐遇竟無怨言。不可强能者也。聞劉有老母。貧無依。常寓食于石。見吳所爲劇愛憐之。以爲有婦如此不知憐惜。我女其鐵石人耶。劉所生女。亦不忍其嫂之亟困苦也。時時諷諭劉。言嫂純孝。鄉里莫不聞。今我母遇之威。人且謂母之女貧無已。而陷之使至于此也。則如之何。劉由是晩節稍寬假之。家庭稍雍穆。然而劉亦旋没世矣。

張氏。惠元庄劉民敬妻。張潤身女也。生十七年。嫁民敬。雍正戊申。民敬卒。張年二十有二。子适生。始二歲。撫以守志。乾隆巳巳卒。

許氏。朱家庄于朝濱妻也。生十九年。嫁朝濱。雍正戊申。朝濱卒。許年二十有二。撫遺腹子自貴。孝事翁姑。無違禮。則夫弟朝禰。生而不慧。翁姑不以爲子。許撫卹之。勉爲娶婦成家。

劉氏。別古庄陳潛脩妻。東安縣第十村劉某女。生十七年。嫁潛脩

康熙壬申潛脩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子善生甫五歲劉撫以守志有田數十畝粗給饘粥。子生三十四歲疾夭。劉依從子輝朝以存。儉素自恭。終身如一。乾隆壬戌卒。年七十有四。

劉氏東橫亭王濟妻。東安縣楊官屯劉義亮女也生十四年。嫁濟。雍正己酉。濟卒。劉年二十有二。遺子開明。生始三月。一女止三歲撫以守志其後女嫁士族子孫業儒以耕讀嗣其家聲。

蔡氏王家子今村民王興邦妻范家庄民蔡之祿女也生二十一年。雍正庚戌歸興邦。王家世業農稱溫飽興邦性佻達好酒善談。厭棄農業去而學賈賈業略通其意又不屑屑權銖錙計盈歉謂是見小。不成大事同業者利其然。故為大言。佐其意氣興邦則愈自豪為賈數年。而興邦枵然廓落同業者盡其利矣乾隆丁巳。興邦卒。家業凋敝遺子三省。生甫四年。業田僅十許畝。不足自活蔡

奉養其姑。雖甚寠。甘旨無缺。姑爲興邦繼母。攜前夫女幼育於興邦家。姑愛之。遂王氏子女。竊與交懽如手足。比嫁。盡出其奩以爲資遣。其女感激。言曰。余生不幸有二父。今始知嫂又一母也。後姑疾將死。卧床第者凡五六月。竊爲衣不解帶。奉事周給。姑謝之曰。余胞喪子女。不及是矣。自興邦之卒。比三省長成中二十年。從溫飽騃歷貧喪。而撫孤養老送終。以及嫁姑之女。爲子娶婦。皆竊力經營之。並能無愆于禮。自奉刻苦。力于役作。以佐生計。業田傭値無所出。輒自耕耘。嘗種粟二三畝許。粟種下土。須壯男躪踏。俾土下實。乃得苗生。竊無所得人。足纖小不任力。則著男子屐。貫絮其中。扶杖作力。踐蹈終畝。至足僵戾不能屈伸。然後已。夜歸復治鍼黹。猶不足。然後父家稍稍資之。比巳女遣嫁。資送不敵姑氏女十之三。女曰。我母女不敢望祖母女。茲所以爲我母也。然三省力田

勤業雖不若興邦舊將而視窮守貧年則倍蓰矣古人云農之子恒爲農洵夫。

李氏鄰村張果妻于今村李天福女也果父于天福爲私李以中表爲婚姻云雍正己酉歸于果李生十七年矣癸丑果卒遺子茁兒生始週歲舅老目瞽李養老撫孤勵志守節初果父子居韓村爲布牙生業足供溫飽及果病且死念父老廢謂李曰牙業不可持族屬衆多無能恤孤幼者若何所仰以資生不如改醮或得餘錢俾老父有所仰食余即死不恨矣李泣對曰是非人所爲且人苟有志必依藉于人乃得全節節亦不足重矣君行矣毋以我爲念也果卒舅亦旋歿布業爲從子輩所據而從子輩皆爲縣吏居城中不相顧恤李孑孑無依母弟姜士茂業農田見李孤孱挈以如姜志營買一廛以居躬勤佃種食力所出喜兒弱冠娶天從子

輩或請迎養城中。李謝曰。余天性不能安坐食也或議立從子爲嗣。李曰。諸從久爲吏不能力作田間。若仰食于余。余力固不給。欲余就養諸從其家未必安焉。以是計之。寧甘長此終身。聽其自然而已。若好逸惡勞。年老則欲身有所托。我豈異於人情哉。李生平艱難備歷。未嘗受人寸縷粒米。惡苦節至今。四十餘載。終如其誓夫言。

志曰。李言依藉于人。雖節亦不足重。其言似賢智之過。古人患難相恤。不盡爲非義。若貧也。然觀自古忠臣烈士。大率從艱苦堅忍中出。其性情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弗能。其旨蓋可見矣。敬姜曰。凡民逸則思淫。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李之岸然自守。而不欲依人。且有意哉

李氏。信安鎮趙希禮妻也。生二十二年。嫁希禮。乾隆丁巳。希禮卒。

李年二十有九撫孤子二人俱有成立夫弟希賢娶妻無子且不善治生盡耗其產李以次子爲之嗣與已子均給產焉李年今七十歲

張氏居奕曾女周妻也文周卒張年二十有三遺子沛生三歲次漢才周歲張食貧守志撫育二子至于成人卒年六十九歲

東壽馬居孫氏一門四節則一姑與三婦也司氏小營司德女也生十四年爲國璧妻國璧業儒有名以父魁多病廢學魁晚年娶側室李氏國璧夫婦事之如所生魁卒國璧支持家事門以內司經理之條理燦然雍正乙卯國璧卒司年二十有八有三子長瑛十二歲次瑛十一歲次珠五歲司上事繼姑下撫諸子辛勤歲月不自知勞後瑛長習爲貿易年三十卒其繼室張年二十二無子矢志守貞司以近屬無可繼者爲乞王氏子俾張撫之瑛爲生

貝卒年三十二。珠爲武生。卒年二十九。璞妻龍虎庄旗庄武舉石

燦姒。珠妻薊州旗庄武舉田興基女。石年二十九而寡。田年二十

八而寡。石撫田生二子一女。俱厲節。與伯姒張。孝事兩世孀姑。

閨門之內。以節義自相師友。家故溫飽無拮据衣食之慮。孀姑姊

姒。每燕見時。非古賢烈女規範不道也。司晚年。以長孫乞養于玉。

宗支義不可闕。命田所生幼子。承伯氏祧爲。石無子而行次爲仲。

須田二子中。或得生孫。間代以存璞祀云。司卒于乾隆丁酉年七

十有。張年今四十七。半截河武生張悅女也。石年五十有一。田同

張氏生年。

初氏。東鄉陳各庄楊彬妻。東安旗庄初氏女也。生十八歲歸彬。又

四年。彬卒。遺孤銳亮。纔一歲餘。初氏矢志守節。今年六十有九。銳

亮力田以養。孫男子三人。俱能勤業起其家。初氏耳聰目明。猶能

經紀家事。識者知其門之將昌也。始彬家世農業，有磽田半頃，粗給饘粥。彬讀書能文，竟應童子試，頻得矣。俄以卷汙被斥。彬悒悒曰。我棄農而儒，期祿養也。今農業盡去，而儒效若此，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寢疾不起。彬父得疾大痛，謂有子而死，安用支離衰朽為。因亦欲引決。初氏泣跪請曰。翁奈何若是。翁誠不忍爾子之死。顧忍令爾婦死爾子之死耶。且婦所以不即從爾子地下，亦惟翁姑老，孫幼，非婦不支持。翁奈何若是。於是得舅泣而許之。當是時。田業既盡，親族無所倚藉。舅姑年俱五十有餘。彬有女弟在室未嫁。初氏則拼擋奩具，稍市糴米。取楊柳枝，勞績麻縷，編為箕。其若汲水器。日易可數十錢，指拄歲月。事舅且三十年。姑亦二十餘年。俱天年終。中間嫁夫女弟，為子娶婦，拮据喪事，未嘗仰助於人。可謂難矣。方姑劉病頭風，筋牽脉作痛，徹心髓，晝夜號呼。謂婦速

拯我。婦速拯我。初氏彷彿無如之何。中夜見老嫗雪鬢髮語初氏曰。若姑病入膏肓。醫藥所不能理。惟得人肉可瘥。言訖忽不見。初氏未解所謂。明日命子鈗亮詢巫者。巫者乃謂拔法。當於夜半。焚楮禱北斗神。乃可愈。初氏則燃燭庭中。容取鎌刀。刳左臂。割肉駢三指許。置香几上。爇火燒肉。伺闈下拜。禱肉忽然躍起。熾火旋繞若舟移水面。僕僕有聲。火盡乃止。跪起視姑。目稍開。呼遽息。是時子婦及夫妹驚起詢之。殊無覺者。視臂亦無血跡。拔坎知創相與錯愕。及歸寢。忽見暗室中。瑩白有光。澄視益真。良久始散。明日。姑疾竟起。人謂誠孝獲天祐云。初氏勵節至今。且五十年。家故貧。以是不及請旌表。鈗亮猶佃人田。然頗知孝義。聞斯語。彼傚孝事。初氏方病。自言公論在人。老婦終恐不及見也。鈗亮則禱天請減己算益母年。已而疾果愈。

志曰初氏姑劉蒞得春繼室也晚年目不見人然性嚴毅初氏每見必怡聲柔之倦兒謔論嘗嚴冬汲井水水凍手指著缶輒凝爲一缺缶屑墮血出而姑方召語初氏忍痛强爲歡笑聲姑徐察訊之因詰得其情因執手欷歔撫之曰兒何至此由是遇之和于前論者謂初氏誠能格天人事固宜易與耳夫刲股燃脂不在典禮然一時激切出于至心其獲效亦有幸不幸也至於左右無方形聲視聽達于微隱倫常庸行耳然非純孝天至不能庶幾嗚呼若初氏者豈徒以節槪見耶

崔氏別古庄李成龍妻幼喪父隨母育於劉氏生十七年嫁成龍乾隆已未成龍卒崔年二十有九遺子萬財生始八歲一女生始三歲家貧編蒲爲席以給朝夕娶婦嫁女悉力經營之晚年家稍溫飽乾隆戊戌卒六十有八

劉氏死家務孫思忠妻。薛村劉印女也。思忠卒。劉年二十有五。撫遺子珍。孝事舅姑。今劉年六十有八

楊氏崇文里民李名賢妻。東方庄民楊恂女也。生五年。締婚于李。未嫁而名賢父母歿。楊年十八。歸名賢。家貧不能自活。三年。名賢死。遺子泉。甫周晬。勞益令丁不可支。名賢季父棟。諷楊他適。楊抱孤兒晝夜號泣。不肯食。棟亦惻然動容。然而所居一室。編茅僅避風雨。棟爲管宿僧寮。楊勤女紅。易斗粟。餽棟饔飧。未嘗闕之。會大水。涉旬月不能舉火。則預儲薪食食棟。自取餕秕。剉榆屑作屑。雜咽之。後棟病風癱。手足不能自運。乃迎棟歸。結葦障室中。取蔽內外。而飲食湯藥。扶持朝夕。殷勤無倦容。棟病中。思榆莢初芽者。和麥屑爲餌食。楊求得榆林。引繩緣樹。登其巔。方將取間。俄而枝折。人從半空摧墮地上。望者驚譁。徐見楊端坐不少動。自謂空中若

有所憑如神助云子泉漸長能祿橋顧無從得田近村有稍地萊月多風沙青草不生夏雨土潤乃可種菽而或稍多又苦沮洳腐菽根不得收故地主取值畝不過五十錢人往往棄之不耕業楊罄篋簏得九百錢俾泉種菽泉種粟乃大有秋他人歆羨卒莫能及也乾隆二十八年縣多飛蝗民田如掃獨泉所樹藝完好無少損力作十餘年而家稱素封方楊貧食戚黨不甚相顧及家漸起而族戚或有貧者輒贈給之夫有再從子龍幼喪父母楊教而養之為娶婦成家母弟王德老而鰥無所倚藉楊迎養於家死又殯葬之乾隆二十四年歲大饑官賑饑殍楊出私粟贈族李氏之族遂無一人仰官賑者同村有吳姓子楊為中表作官而豐於貲楊勉以大義吳為感動歲終與鄉黨之貧者戶一斗米及五百錢楊以三十九年卒年六十四明年夏始得請旌于

志曰。聞李棟之老病且死也。時恍惚若見鬼神。語楊曰。新婦勉乎哉。余見神人告我。上天感新婦孝。俾爾子力田以富。孫當讀書。以甲第起其家。是時楊方齕糠秕支歲月也。然泉家今漸裕。其子又能讀書。棟之言。宜不謬矣。夫節孝本天性。豈逆計後之子孫富若貴哉。計富貴則不能爲楊所爲矣。又聞楊晚年家漸起。贍親周族惟力是視。而自奉一於儉約。以訓毋忘絕爨火時。斯則百年如一日之心。安可以家世盛衰。論得失耶。余蓋悲節孝之遇有幸不幸。而楊爲得天之厚。其陰德尤爲不可及也。

谷氏。楊官營鑲藍旗庄戶石中玉妻。五聞房谷得朝女也。幼失父母。孤無所依。撫待年于谷氏。年十有七。與中玉成禮。中玉十年以長。兄中玉爲伯氏後。故谷以伯氏父母爲舅姑。姑性嚴厲。自谷幼

稱時往往用非理詬責。谷輒能曲意順之。卒得無忤。雍正甲寅中玉疾卒。谷年二十有四。無子以中玉同產兄子萬倉爲之後。家貧不能自贍。谷勤力作生計。使舅姑無饑寒。迨事舅姑數十年。老疾終養。谷又持撫之。事舅有老姊嫁溫氏。其子爲山西駐防軍。年老不能隨行。亦歸養于石氏。谷事之甚周以謹。溫氏姑常病風癱。經年臥床第。谷爲扶掖坐起。洒掃潔清。久而不倦。溫氏姑病且死。以屬雖得子婦養護。不能及是也。方姑與溫氏姑相繼卒。舅年益老多病。谷自懼家貧。無以爲養。而舅故有仲居京師。稍可自贍。且因中玉所生父也。因蹤請曰。翁年老。宜肉食。新婦力拮据。祇得常餐每進蔬食。翁強自咽。新婦見之。傷于心。無如何也。翁盍依仲氏。得少甘食。新婦縱餓凍甚。不憾矣。舅亦泣慰之曰。吾依新婦。得食粗糲。吾心安焉。新婦能順事我。我意愜。勝味粱肉。所以強咽不自怡

者。悲新婦飽穢粃爾。于是相持而泣。不能自休。谷嗣子萬倉。早夭。婦不能貞。遺孫八兒。依于谷氏。今生財十三年。

牛氏。永南鎮民牛巽女也。生十七年。歸瓦屋辛庄劉煌為繼室。二年。煌卒。撫子。煌父廪膳生貞模。以家貧婦少寡無依。不忍有所言。久之。微窺牛志堅忍。若不知發居為人生難處者。由是奇之。以從子所生子釋為之後。牛撫釋教以讀書。躬勤操作。又為澼絖縫紉。易甘旨以奉模。模卒。釋所居餘室。以供殁葬。歲時祀事。不以窮約不脩。父家故饒於貲。牛自煌卒後。未嘗暫歸寧。或請其故。則曰。安窮約。所以期久遠也。然而嗣子未娶而殁。再繼族子繶。又不肖。大耗牛昔蓄。繶所生父燠。又左右之。竟挈繶歸。牛益貧。晝灌園蔬。夜治女紅。以給朝夕。族黨憐之。以繶子清裔。還為牛孫。牛今六十七年矣。清裔年始十七。頗蓋父愆。知孝養

薛氏。信安鎮楊棟妻也。生二十年。歸棟。棟無恒產。貿易水旋爲任。越十二年。棟卒。無子。以棟兄杞子枝燕爲之嗣。薛撫以守貞。織葦爲席。以作生計。教枝燕從師課讀。爲之娶婦成家。枝燕夭卒。婦李氏。能孝事薛。姑婦相依守志。又數十年。薛卒。年八十有七矣。李生十九年。嫁枝燕。又七年而寡。遺子四歲。有女子六歲。李仰事俯育。門內無乏事。薛嘗病心瘋。李不忍其呻吟。而計無所出。則禱天請以身代。薛病遽瘳。今李年六十有七。

欒氏。信安鎮趙溥妻也。生二十四年。嫁溥。乾隆乙丑。溥卒。欒年三十有三。撫孤守志。孝事舅姑。舅姑卒。無力營葬。鬻所居室葬之。廬墓二年。織席爲生。春秋祀事。未嘗有乏之禮焉。

李氏。泥安村民溫得珠妻。東安營家務李俊彩女也。生二十年。歸于得珠。得珠早失恃。父錫娶後母。生二幼弟。得珠不爲父

毋所愛叔父鏡亦時時撻楚之得珠由是得疾類狂易者及娶李舅姑惡其子遷虐及婦李能婉順以受又私語解慰得珠得珠或稍悟起居父母父母輒撻逐之其後顛益甚常獨詣神祠搏顙竟日人窮偵之喉舌喑嗚不知作何許語或爇香盈束匿衣袖中惘惘來家扃戶偃臥李啓鍵入視探其衣襟煙焰盈袖驚索得火擲棄之將視臂肉撫少傷衣亦未嘗有焦灼也一日晝臥其叔父鏡自外呼之不應鏡怒將痛笞之得珠疾起遁去父有女弟嫁別村因往投之叩頭呼姑救我姑救我其姑詢之得實因流涕曰癡兒何至是耶遂留命飯將挈以歸爲之營解得珠遽趨舍後投井中死赴至父母不哭李泣請治殮僅乃許之時在甲寅年也是年李生遺腹子經元撫以守志舅溺愛後妻少子又恐經元長將析產强李使改適人不可則與其姑用非理淩折之至不可堪李度終

不見容。則抱孤兒上堂泣誓于舅姑曰婦人之義夫死終守夫室令新婦不肖不能事舅姑爲舅姑憂願還父母家天幸藐孤長大成時能以杯酒澆若子墳土。是新婦志也新婦旣不能刻少奉事是家中粒米寸絲于新婦無分受義他日藐孤長大終不以累諸叔氏矣願舅姑勉自愛諸叔善孝養慰高年。勿復以新婦爲念也再拜出門慟哭而去道旁觀者一時俱爲雨泣。是時李父俊彩家亦貧憐女苦志與諸子謀養贍之李又泣曰女子適人無返食兄弟義令不幸處此願父爲兒籌畫生計。俾寡婦孤兒得自食力再假一椽可庇風雨于願足矣俊彩爲貸地數畝李躬自耕種晝勤樹藝夜治鍼紉父兄又時時給助之經元漸長頗能勤業就外氏娶婦成家母子作苦三十餘年而業田及頃畝矣後溫錫老死繼姑所生子俱不肖家業凋落兄弟又相繼卒姑衰病無依李聞之

即挈子婦諸孫歸于溫起居姑氏床下姑執李手嗚歔流涕曰吾甚慚吾婦也由是相得與于平時未幾叔鏡亦死無子其妻與諸叔婦之務者皆仰食于經元經元有四子俱能力田孝養今李氏有曾孫矣

志曰觀李氏辭舅姑語悲夫悲夫此申生所以辭狐突也父子天性也而先後愛憎之間乖戾至于如是是雖欲家之昌豈可得耶向微李則溫氏無遺類矣李不為申生之死而為程嬰之生不李不溫刻苦自守逡巡三十餘年而復還舊家輔衰振微爲鄉黨矜式嗚呼遠哉

李氏縣各庄于自義妻也年十九歸自義雍正乙卯自義卒李年二十有四撫遺子天德守志不移乾隆甲午卒

王氏小西關馬文光妻王者相女也生十六年歸文光雍正庚戌

文光卒。王年十七。撫文光從兄子雲錦爲嗣。姑雖亦孀。君守志。王孝事之。雲錦既長成。能力田養母。今王年六十五矣。

張氏。王希村武生程大祿妻。四聖戶增廣生員張榮女也。初大祿父曼廣有田連頃。家饒于貲。有子三人。大祿其仲也。曼廣自以家世農夫。不獲以儒業顯。喟然曰。吾得見諸子有着青衿。齒黌序者。死不憾矣。諸子皆稚。不能應。大祿獨感憤讀書。以文詞就童子試。不遇。憤甚。即去鬬弓習射。請就武試。武事既非所習。而意欲速成。再勞不自顧恤。而獲售爲武學生。得咯血病。家亦駸駸落矣。雍正壬子。張歸大祿。大祿年甫十七。張年十九。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大祿方汲汲于進取。閨門以內。嘯如路人。甲寅。大祿病甚且死。欲張守志。而意良不忍顧張。目兄嫂曰。幸善視之。張喻其意。即雨泣曰。婦人之義。與人居。養親。長子。老身。則終爲己與君爲夫婦。恩愛

日晳。雖然請畢其久者。君毋爲怛化。大祿於是瞿然就含。越三日。舉遺腹子玉書。遂撫育之。意甚安焉。已而伯氏卒。其姒貧。不能安其室。而叔氏亦挈其妻往。因內家舅姑俱老病。不能與張獨支持門戶。晝採薪樵。夜勤鍼紉。日易升斗。以奉舅姑。能使舅姑一若不知其家之遭中落者。如是數年。始歿。又二十餘年。而舅姑歿。然益貧。不能支。玉書生數年。病風攣。手指不能自運。以此益無所爲生計。父家稍温飽。自舅姑未歿時。亦稍稍資給之。至是始就養于兄子。然而終身無有怨言。

陳氏。信安鎮民張寧妻。霸州疙疸村民陳偉勇女也。生十五年。雍正戊申。歸于寧。乾隆己未。寧卒。長子肯堂。生六年。次子肯構。纔三歲耳。初寧父如房。故生員。家貧。授童蒙書。給朝夕。寧質種旗庄田數十畝。贍父母。俾弟寬從叔父如㦸讀書。不給則求佽助於陳。陳

父愛其女所求無不給以是舅姑得所養而寬亦藉以卒業於儒比寧卒舅亦没世陳父家已中落不能相顧陳罄奩中資勉襄喪事所居室又燬于火貧乏不能自存姑劉如房繼室也衰老目不見人又嘗病心痛其幼叔寬貸餼以養而如藏家故温飽父子業儒名具選舉表中如藏教授鄉塾非孝友姻睦不以宣示於人又親如房昆弟陳以是不得出為人傭給事如藏家得假一椽棲止老姑及二穉子事如藏夫婦及其幼子若女無不周曲以謹親黨憐而慰之陳慷慨曰叔翁高義我實不肖不能自贍老姑幸仰食于叔翁又為姑憂義固甘此假使奴隸于人或撻辱我猶且為之姑所賴以免凍餓者也寧喪在殯貧不克葬每遇歲時粢食奠於殯所泣且告曰使君淹柩至此我之罪也我固無求生理當如君老幼何言已撫膺長慟寬日不能自休家居早作晏息不為戚戚

容容故始至老死不覺喪子之痛云居如載家十餘年二子漸長成能自食力遂築室別居陳則編葦為席鬻以資生值歲饑不得米粟中春捋取榆莢夏采苦菜為餐秋冬力作易穫秕雜和麥屑食之因冣二子謂是雖粗糲得自取給其味逾于太牢若曹宜知所勉矣二子俱樸屬自好能悉母氏甘苦肯堂業閒架貿易酒米肯構經紀市廛一鄉倚以稱平晚年家漸起自忝一丁儉約以訓痛先始不克享也初居如載家如載子婦有私蓄錢屬陳轉貸貧人權子母陳雖困窮甚必為盡心未嘗自私毫末而貧人或不能償者凡所責負陳輒力自任之至是撙節日用悉以折券璧前負其御僕婢則體卹甚周嘗曰是出貧困故依于人人往往用其力不復能體其心非身處其地不復知依人之苦耳乾隆辛卯卒年五十有八初長子肯堂生二十二年殀死子婦劉氏瀛州信安村

民學書女也年財二十有五子錤甫在襁抱劉撫以守志能孝事陳陳心憐之而肯構又出爲從父菘後陳頻卒謂肯構曰若與肯堂以昆弟爲從昆弟其初皆分形同氣者也肯堂婦劉發而賢且其子幼若能悉我意勿宜善視劉氏婦矣肯構泣而受命恤劉母子久而不衰劉亦友壻伯姒嘗謂未亡人何脩得此乃使子過先姑也。

志曰肯構爲國子生言及母氏輒涕泗不能自休云余母系祖母係從祖王父時余兄弟方幼閒從祖王父爲人言孝友諸叔氏讀書列冠矜雍容揖讓秩然可觀余心羨之顧母氏汲汲然自傷不得全孝慈余兄弟亦不遑學無所知識稍壯力于農賈以給甘旨意所安爾賁未達于詩書大義有當否也將遣諸叔撻楚亦不能自悟徵惡所由蓋不學之效如此嫂劉故賢明使諸子皆就學今

業之亦不知有成否也夫如誠讀書仕宦能言仁義俾肯構知毋氏節苦能自恨其不學于文詩書之教安可以忽乎哉

王氏西務村張守金妻也生十七年歸守金孝事舅姑舅疾篤醫藥無所效王刲股和羹以進翼日疾瘳乾隆乙丑守金卒王年三十有二遺孤生始五年撫以守志戊戌卒年六十有五

宋氏天津靜海縣梁王庄宋守貴女信安鎮趙振世妻也生十九年歸振世乾隆丁巳振世卒宋年二十有四遺子又彬生始周歲宋撫以守志孝事舅姑老疾喪葬能盡誠信合于禮宜家貧以女工自給依振世從兄振銑以居振銑無子伯姒宋卒振銑再娶王氏王再醮婦也性驕滯不慧振銑卒後其黨有無賴子利振銑遺業誘王使析居宋執不可復誘振銑二女子使毒賣之二女幼稚未有知於是朝夕以惡語相侵王從而佐之至不可堪宋念伯氏

既亡。遺業不守且散。奴性駁。而從女俱幼。匪人又從而惑之。無可與辨析者。不得已爲析爨以炊。宋去而其黨欣然得志。狼咽豕餮。蕩廢振銑遺貲殆盡。復欲鬻田。田業故未分析。宋力爭之。僅得不鬻。宋幾王卒。二女亦長成知事理。于是迎宋合居。其黨無所恃。乃不敢侵擾。宋辛勤經理數年。恐復替業。其鄉人謂如風雨飄搖。破巢病雛。無復生理。宋爲營構綢繆。哺鷇刷翅。拮据爲勞。藹藹狀其實也。還嫁二女。厚爲奩資。又嫁振世女弟于閻閭。夫婦相繼卒。孤甥標。依宋以居。爲之娶婦。婦卒。復娶繼室。至今猶撫養之。伯氏卒無嗣。繼以已子又彬爲之後。謂伯氏支屬爲長。義不可絕。及又彬生子。爲棠。還爲振世孫焉。方振銑之卒。有水岩十六頃與振世猶未析分。鄉人欺宋孤弱。謀侵蝕之。盡拔畫界木植。宋號召族黨。無出應者。因持牒躬訴縣庭。知縣于昌親鞫之。宋歷陳家事顛末。詞

苜酸楚。理解滿辮。于爲悄然動容。即命植木定界。申禁不得侵漁宋乃得以安業。歷歲既久。水宕淤高。菰蒲葭葦之利。十倍于昔。子孫由是起家。稱小康焉。今宋年六十有五。又彬爲榮俱生員。又彬于乾隆甲申。列宋節行。聞于順天學政。學政故吏部侍郎程名岩書勵志允熊。旌其門楔。

志曰。守節居貧。不可爲而可爲者也。有貲以守。可爲而不可爲者也。方宋之居貧自誓。亦謂長此終身焉耳。困無家室。漂搖外侮乘之而起者也。及振銑既死。伯姒之難。幾至傾其家聲。宋于此時。堅忍自守。卓然不拔。卒能得間乘機。經營于凋敝之後。復恢舊家。撫嫁從女。收鄭孤甥。三黨賴之。茲非其才略敏。諳明義足以自貞。而才智足以禦侮。然後可以當危難而不撓。以視一節不變。安處終身者。加一等矣。

潘氏。大劉家庄王士義妻也。乾隆癸亥。士義卒。潘年三十。遺子生甫數月。舅姑一年內相繼而亡。潘辛勤撫孤。勵志守節。家貧以樵薪縫紉爲生。支持日月。三十餘年卒。能教子成立。爲之授室。子婦業勤。晚年稍給饘粥云。

西氏。南關生員蘇廷燧妻。南街居民國樑長女也。生九年喪母。有二幼弟。及女弟一人。西卒之。依于祖母。能見孩提友愛。得祖母歡心。年十九。歸廷燧。廷燧家世業農。有兄弟四人。廷燧爲季。三兄皆力田以養。廷燧獨發憤讀書。未冠。爲生員。益自攻苦。體素羸。積勞成瘵。親迎具禮而已。西始入門。解粧侍疾。起居婿始。與伯叔娣姒相得如女兄弟。不數月。廷燧卒。西飲泣無聲。家人察其無求生意。而廷燧三兄婦方有身。議以所生男爲之後。於是稍稍安焉。已而伯氏生子。廣命西子之。時伯仲三人俱未有嗣。獨以一子爲季氏

後成西志也西既撫伯氏子遂孝事其姑不爲憔悴悲傷謂恐傷姑氏意姑嘗病癡偃寢床第凡數閱月西衣不解帶摩娑搔抑無不徹以中也扶持起居無不曲以適也伯氏仲氏感激言曰服勞可能也達于無形無聲是其難能者矣姑疾且卒囑伯氏昆弟曰季婦賢而居孀且善事我我死若曹善視之伯仲俱敬承毋替終其身未嘗議析爨焉其後伯仲及其娣姒相繼沒世伯氏婦亦亡伯氏老疾又皆無子嗣子廣以一身仔肩四氏祀事讀書爲生員嗣廷燧風聲孫維嶽亦能文縣試錄童子第一皆西氏教也西氏今生六十有三年去廷燧之卒凡四十五年

彭氏不詳其母族大靑岱張之秀妻也生七年喪母能得繼母懽心年二十嫁之秀張家世業農至之秀始讀書能文詞屢困童子試或勸徙業之秀扼腕曰筋力不可數改易也由是益發憤攻苦

積勞成瘵竟以不過終彰年甫二十有八遺子鐵生八年矣之秀之將死也以父母老子幼家無恆產欲彰守志而無以慰藉之因言老幼無以爲久遠計則囑彰覺其意即慷慨曰君爲儒冠悞子可復畏也貸田勤耕作足以供炊爨鍼力縫紉足以給用老者請養之幼者請育之求亡人不死君則何患焉之秀頷之而瞑今彰生六十四年矣其行事俱如告之秀語之秀有二弟其仲出嗣從父後季婦早夭季鰥居無以資生彰獨事舅姑老病死葬俱能稱盡心舅姑之將死也以謂之秀縱不死蒙儒有成余夫婦獲享其養不過若是已爾

王氏北街貢生王澄女生十八年嫁爲牛截河張倬妻乾隆戊午倬卒王年二十有三遺子三歲又舉遺腹子並撫鞠之能孝事舅姑舅病刲股燃脂以禱于神舅姑卒伯氏夫婦逼王改醮不得則

容計强劫之會母族知其謀乃不果發王食貧教子歷久不渝。

張氏王佃庄民王從之女通澤村民王進才妻也今年六十有二去進才之死蓋三十三年矣初進才居貧有老母與兄進忠兄弟佃确地七八畝不足自存兄先娶貧家女又不能養張父力農稍小康女年十九歸進才資遣頗完具老姑甘貧伯姒衣飾若進忠兄弟力田有所不給大率取給奩中奩資既竭則乞貸父母家張父母愛其女賢常資給之若初嫁女故終姑世若伯姒世門內不聞愁嘆聲後父家亦貧而姑與伯若姒亦相繼卒進才病臥床第張勤女紅餐非糲而以善食食進才進才卒張年二十有九有諷以他適者泣而不對撫孤子永安永治至于成人永治爲伯氏後當進忠歿時進忠妻父挈永治去及娶婦遣歸而張亦爲永安授室從見娣姒亦能孝事張相得無間如進忠兄弟時然貧益甚兄

弟力作于外。二婦早起宴息。左右于張。雖斷火不繼。未嘗見戚戚也。今永治又歿。孀婦依于永安。

志曰。余于張氏。不難其節與其孝。而難其能友于伯姒也。末俗風靡。兄弟家事小盈縮。即思析居。婦人守奩中物。而不據為己有。且使姑與伯氏仰給終身。非深明于大義者。孰克與此。其後食貧而終無間言。噫。難矣哉。

曹氏。武清縣王慶坨生員之翔女。別古莊民張其蘊妻也。生二十一年。歸其蘊。其蘊父學詩。先世以農業起家。饒于貲。至學詩始讀書為生員。家亦浸落。乾隆壬戌。其蘊卒。曹年二十有七。長子和甫五歲。次子穆生。甫歲耳。學詩早卒。姑張氏年老多病。其蘊兄弟五人。以貧故就食于外。惟仲兄同居。仲亦生員。惑婦言。不能孝事老母。姑就養于曹。寢止一室中。棟宇陋敝。不掩風雨。則編葦為屏率

蘿補之。仲氏屋脊相屬。召工人葺所居室。惟畫界自新而已。仲氏婦得私飲食。恐和兒弟見之。則扃其戶。和兒弟從門外偵視。或牽衣啼索。曹怒笞之。以謂孺子羨人所有。稍長。且何所不至耶。曹故端飭。既寡。容色未衰。東安有大姓郭某。家貲累鉅萬金。慕曹甚。欲聘爲繼室。嫌之不可。乃重賂其父之珂。邀飲其家。款洽備至。酒半出寶匣。陳之珂前。實金珠其中。光彩照耀一席。且曰。以是爲若女聘。其乃翁無憂窮乏也。之珂爲所動。持匣詣曹。頗難于詞說。逡巡啓匣。置几上。目視曹。曹覺其意。立起碎之。泣謂之珂。父生兒且三十年。奈何不知諒兒心耶。之珂慚退。反命于郭。郭愈重之。復啖其弟。詭謂母疾也者。而迎曹。曹歸。其母與姑姊妹。日夕說誘。且曰。從彼。今日窮嫠婦。明日富室孺人矣。曹憤甚。不及駕車。疾馳去。王慶坨距家四十餘里。不還顧也。其弟控衛追送之。出門數里外。始及

乘狠狠歸家自是足蹟不踰閫閾苟語謝父母兒不肯不能順父
母意從今以往當如兒死無復存問爲也方郭某將聘曹仲氏亦
預其議至是亦爲感泣其先塋有碗地五畝仲以歸曹使給饘粥
鄉鄰亦高其節行思周卹之而曹義不受無功粟則屬以刀尺縫
紉之事故厚其工貲以將意焉由是日給得無匱之終養老姑撫
育二子至于成立云

志曰孟子言簞食豆羹行道弗受而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旨哉
言乎夫匹婦之愚猝遇强暴伏死溝壑而不顧雖曰鄉義明亦其
可欲者少也曹女亦生長讀書明義理豈顧其女爲失行婦哉然
予不能無惑則富貴眩其外而中不能無所守也老氏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故世有窮約勵志而富貴遂移者聞曹氏之風可以
愧已

武氏三聖口韓濟妻也乾隆戊辰濟卒武年三十有三遺子文楙濟父生三子長浚次濟次澎浚先卒無子及濟卒止遺一子文楙流俗有兄無子弟不得自有其子之說武輒以巳子及所生女爲伯氏子女是於禮典非也武意以爲大義所在抑私情爾然貿姑有命曲意承之孝之屬也澎後生子文杼武乃撫爲巳嗣今文杼爲生員

劉氏水窖劉有和女生三年父歿劉幼依叔父有美乾隆三年戊午劉年二十有三歸李家先村民李文燦爲繼室文燦有老母其前室遺子瑞生八年矣文燦貧甚死文燿早卒嫂孝遵慶子恭嫁于張氏及劉歸李張氏請反其孤文燦母欲弗受劉請撫育存伯氏宗祀會歲大祲夫婦力作奉老母育二稚子日食粗糲乃合猶不能給而文燦負鄰鄉子母錢積累無算天性樸訥見責貸者而

輒發頹既度力不能償遂托經營出門遠遁自是不復可蹤蹟矣當是時姑老多病瑞方十歲恭生財七歲劉扃戶一室力勤女工併日計食其叔父有美稍稍資給之因得撙節吝嗇措拄朝夕而仰事俯育未嘗有乏事焉姑晚歲目不見人不能悉家中事而劉侍姑前未嘗作咨嗟語告訴困窮姑疑劉別有儲蓄私用美食故以常餐進已乘間密詢瑞恭使搜剔劉所私饌瑞恭皆幼未有知搜所貯得稗實稊米雜糠屑其中既非常御轉以謂美食隱取進姑始嘗之得實於是感激泣下以謂吾今而後始知吾新婦也後姑疾且死唏噓曰吾念燦也未嘗一日釋于心吾新婦支持艱苦吾對之傷于心不忍言爾瑞與恭非新婦出吾初慮其不毛裏也故力護持之而今而後二子其勿忘母德哉姑卒劉貧甚不能葬鄉鄰高其義爭劇金助棺衾殯葬所居賃室爲主者鬻於他姓李

氏族黨相與鳩工。劃一室，俾劉安焉。時叔父有美官河西務把總。或勸劉往依之。劉曰：二子未成立，往依叔父，得給衣食，則終身不復知稼穡艱難矣。遂堅忍自守，教督瑞恭，恩而有法。瑞恭長有知識，亦能率訓無違。以次娶婦成家，兄弟相與力田孝養。晚歲起家，稱溫飽，爲劉幸。家事稍裕，則念文燦所逋負者。其人大率非昔有餘，歲久無可稽數。人亦無肯爲劉言之。遂命瑞恭具酒食，召鄉黨所習故至其家。酒三行，命瑞恭請于衆曰：亡人遠遊，累諸君深矣。向者煢煢孤嫠，救死不贍，固謂雖死目且不瞑者，爾今田事幸有秋，母子得免凍餒。諸君猶不言，我獨無愧于心乎？因出紙筆，俾各具數目，自書其數。有不在座者，互舉所知，轉相告語。於是一座爲之太息，以謂劉固非常人也。不獲已，則勉書本直，固讓不敢受子息錢。比終歲，得償去者五十餘緡。計數猶有所欠，而劉實無有

所餘未能徧給。則請期以三歲。及期。又如前法。凡文燦所逋雖粒盬勺米之負。無不擴然以清。今劉年六十有三矣。猶安儉素。勤操作。或問何爲自苦如是。劉愀然曰。吾思亡人之不及見也。

志曰。律令丈夫出遊三年音不聞。聽其妻陳牒判嫁。蓋王道必順人情。未可以苦節之貞責凡庶也。劉當文燦遁去。家無所恃。而能撫孤養老。斯亦奇矣。卒能履困而亨。教前室子與伯氏子。俱有成立。家聲日起。力償文燦遺逋。其壯志高節。蓋有烈丈夫之風焉。豈不偉哉。

傅氏。徐家庄徐奇娶。封上傅振德女也。生十九年。嫁奇。乾隆乙丑奇卒。傅年二十有九。孤子生甫四歲。遺女九歲。傅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家貧。資女工以給朝夕。晚年有田十許畝。遂稱溫飽云。今傅年六十十二。

王氏。馮家場鑲黃旗漢軍馮璧元妻也。璧元卒。王年二十有二。遺子玉普方生。王撫孤守志。家貧無以資生。依母家以居。乾隆戊子。得

旨旌表。王時年五十有一。

劉氏。大站生員趙衍嗣妻。韓村劉純一女也。生二十四年。歸衍嗣。乾隆甲子。衍嗣卒。趙年二十有九。初衍嗣以家貧。授館京師。脩脯不足自給。及得瘵疾。亟歸。不兩閱月而卒。故爲夫婦日淺。既卒。無子。劉依夫兄生員衍項以居。能佐伯姒孝事其姑。以縫紉業佐伯氏所不給。衍項卒。其子格以貧廢業。佃種旗庄地十畝。劉與伯姒共灌園蔬。相與支歲月云。

靳氏。于今村民王振聲妻也。乾隆癸亥。振聲卒。靳年二十有八。遺子得興。生財六月。王撫以守志。能事孀姑。

孫氏石各庄生員何允賢妻也乾隆乙丑允賢卒孫年二十有九無子以族子何銘爲之後銘時三歲及銘六歲猶不能言鄉人或勸之醮孫曰命也幾見不受命而得所者哉且舅姑老伯氏子女孤露無恃非我支持之何氏其亡矣由是早作晏息孝事舅姑其姑繼室也舅歿夫同一年没姑或喜怒不測孫必婉轉以得其歡撫從子女恩勤備至其從子女安孫教養若不知爲失恃人也今姑年八十餘矣從子娶後分爨以居姑氏衣服飲食孫獨支持不以責供從子自謂與姑相依久諳姑性情易爲養耳

萬氏南大王庄趙元解妻也父名及其居址皆不可考縣人劉錫爵搜得乾隆十四年縣學生員宋國傑等呈請旌表牒文云十七歲適趙二十二歲夫亡現今六十二歲其所呈事蹟一曰三載服滿母勸之嫁萬即持刀斷髮剌面于是母不敢言一曰代夫奉親

勤于紡績以供甘旨。一曰典賣簪珥。殯殮翁姑。一曰常遭荒年。累日絕食。一曰撫養孤子。訓誨成人。一曰克勤克儉。家業漸豐。如是而已。夫勤儉而致豐。必有致豐之業也。撫孤成人。其孤必有名字。成人必有行業也。累日絕食。必有所賴以不死者也。至于截髮毀面。釵珥遺親。蓋幾等于公式文移。須至准此之類。千篇一律。觀者所爲過不留目者也。母勸之嫁。遍閱所呈事實。往往以姑爲母。以舅爲父。則未知勸嫁者爲夫之母耶。妻之母耶。且亦千篇所同。蓋事之有無與所列條欵之虛實。均不可得而知也。昔人謂忠孝節義不死于刀鋸鼎鑊而死于文人之手筆。蓋至言也。夫不得其情而妄爲緣飾。譬彼強笑不歡。強怒不威。其人雖生氣凜然。至此則消沮欲盡也。文人不假良史之褒。忠義或登太史之簡。此缺于記彼詳于書。猶有冀也。惟茲節烈。大率出于僻壤窮鄉。彼其孱弱二

婦女而貞固之氣所以植綱常而扶名教者不爲無功志乘不與搜羅與夫搜而不得其實將恐湮滅無聞故不得不爲是汲汲也今茲修志列女一編慘淡經營有者心焉首覓年例次徵見聞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爲法無不揣摩謦欬刻畫音容一改列名注略之陋規欲成博采旁搜之信史其有高年耆德節行懋著者安車迎至縣庭面陳委折孤寒下戶量給錢米以勸風聲至于世遠人亡亦必召其子孫親鄰詳詢端委敘長編載筆文采斐然其中尤高秀者直可上登

國史爲此志也然而志言不能遍喻習俗沿爲固然散漫無紀之文浮遊不切之語開緘登集載筆無徵則節孝所托之人亦有幸不幸焉甚至年歲不詳居址無考登門躬訊則勢有不能往復咨諏則率爾漫對是以一卷之中略具姓名與俗例登載相仿彿者亦

頗有之。若萬氏之呈牒其尤甚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猶不憚言長詞費以著於編所以明列傳之凡例而告載筆者之無罪焉爾。嗚呼。後之覽者。勿以傳文詳略。定列女之優劣可也。

卜氏。焦堡李清福妻。固安縣卜承祚女也年二十。歸清福後四年清福卒。撫孤子。孝事其姑歷三十年。乾隆丙寅得
旨旌表。卒年六十二。

韓氏。韓村葛士廉妻。泥塘村韓國偉女也生十七年。雍正乙卯。歸士廉。乾隆丁卯。士廉卒。韓守志三十年。乾隆丙申。乃終。方士廉卒時。遺子滋生甫十歲有二女。俱幼穉。姑年以老年喪子。悲哀成疾。韓奉事左右。輒為歡笑。解慰其姑。視其寢處淚漬熒熒浮枕簟也未幾姑卒。兩喪洊舉。家益凋落。無以資生。初士廉家故溫飽好蓺植。鬻田得價。輒賃他人田種之。鬻直多。賃直寡。計鬻十畝。資可五

十畝貸直也以此權子母自謂得計已而歲屢祲貸田既多大耗弗將而鬻田不可復還坐此家計益困所餘業田或更貸於人獨既寡無所倚藉業田四畝不能出傭直則率子女躬履田間耕菑耨耔日炙肌膚而手皴瘃不以屑意也然自是歲屢有秋業稍稍復能習辛茹苦指拄歲月俾子滋附村塾卒業詩書其後束脩不給不得已欲廢業塾師故生員何峻察得其情固命勿具贄乃得不廢夜課無膏火則爇薪以代每晚自塾歸家就明聞與食食已韓持葦薪盈束就案啓書讀出所業徧抽薪炷火俾滋就讀度一薪盡可默識三數行須臾復再四乃更然薪薪訖復憶如前如是往復盡一束薪然後寢息以為常後滋業有成能文詞為生員授徒得資脡脯而田事所獲亦浸豐饒娶婦嫁女皆韓力經營之晚歲諸孫滿前家事無乏稱小康焉將卒命諸孫無廢儒業

鄢氏，柴家庄蔡浩妻。本李家窖鄢某女，幼養于截河歲貢生張某乞以為女。年十有五，張為許嫁于浩。浩父早卒，奉母依叔父景維以居。浩性騃滯，不為景維所悅。乾隆丁巳浩卒。鄢生十九年，遺子生財數月。鄢撫孤守志，上事王姑與姑，能盡孝養，景維亦憐愛之。姑後得疾，類顛痴者，居常啼笑無時，毀裂所用器物，無有完好。又時時撻詈鄢，鄢怡然順受，惟潔清洒掃，俾王姑叔舅安焉。王姑晚年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而飲食輒如常人，鄢左右服侍，跪起進餐，王姑心憐之。鄢子特年十四，俾叔舅為之娶婦，婦來越八日而王姑疾卒。景維經理于外，門以內鄢主持之，衣衾具舉，無愆于禮。未一年，姑狂易轉甚，疾勢漸不可為，鄢朝夕奉事，一如事王姑時，衣不解帶者凡數閱月。卒，鄢哭必盡哀，經營附身附棺，無有廢事。景維無子，鄢因請納妾，妾又無出，乃撫他姓子為嗣，鄢教其子以

叔父事之無敢失禮。景維卒。疎族利其家貲。輒持外姓子不得主
喪鬨於庭中。鄒出捍衛之以謂是叔舅所愛也。如以謂他姓不可
瀆宗。則親莫如我。我乃有二孫。獨不可承叔舅重乎。市道論財。吾
不忍為耳。於是疎族乃不敢言。子某為國子監生。鄒今生六十一
年矣。

馬氏東安馬美生女。安瀾城王宗武妻也。生十八年歸宗武。乾隆
乙丑宗武卒。馬年二十有八。遺三女。皆撫而教之。能事舅姑。生養
死葬。無忝乎禮。後撫從子哲為宗武嗣子。

任氏南關州同知職銜仇致廣妻。同里任恩次女也。生五年失父
母。與兄姊依伯氏居。伯氏婦李。繼室也。不甚相顧卹。任兄姊妹。視
世母顏色為舉止。猶不得安然。姊夭殤。任益無所恃。常病疫。家中
人不知任生死。病愈。亦不知何得免也。及李病。任年已稍長。奉事

湯藥如嬰其母李卒任哭盡哀人以是異之及伯氏卒任依從兄嫂年十有六歸致廣孝事孀姑仇故饒于貲任自奉儉約一如寒素與致廣相敬如賓乾隆辛酉致廣病甚夢屠人持刃刲豕自以生年已亥於辰爲豕屬知不可瘳持酖欲自殺任奪棄之爇香禱天請以身代致廣竟不起任時年二十四長子永齡生四年次永祥生始七月有女子子二人撫而教之事姑晨夕溫凊無少懈永祥生七歲而殤任爲永齡娶婦遣嫁二女力經營之門無廢事乾隆庚辰永齡亦夭婦燕無子勵志守節永齡之將死也夢官隸持文書若勾捕者視之有永齡名左人曰是任氏子其母節苦盍舍之其人曰是有定數不可如何者也初致廣昆弟三人伯曰致方仲曰致遠致廣其季也久析居不相聞問而致遠與致廣素不相能及永齡死致遠欲以已子爲任嗣任固不可乃以致方孫雲龍

爲永齡後俾燕撫之成其節也致遠後官河工縣丞虧帑金無算事發將抵死任爲鬻田產償所負金乃得罷歸家居貧甚任又資給之致遠頗慚悔將死語其子曰爾母之德不可忘也其子貧甚不能喪則又藉於任雲龍所生父丕勳亦貧乏任周卹終其身始仇氏皆鄉居濱永定河乾隆丙戌河水泛溢乃遷南關當河溢時田禾及居民廬舍俱在水中任所居室垣牆堅固水不得入鄉民遭溺無所歸者任使盡舍其家避漂沒室故寬廣老幼男婦歸者如林任命塗塞門戶防水衝決集家中人自據正寢盡徹廳事堂除周廊列廡俾避患民分別遠近各依族屬部行班止環拱中室大出薪粟計口給糧老幼相扶男女隊別爐竈井汲部勒肅然數日水患漸平全活之人不可勝計任遷南關鄉人爲流涕曰非任母高義我輩今且爲魚鱉矣任今六十一歲猶持家政肅然有條

子婦燕。惟起居盡孝而已。燕同里萬緗女也。生十七年。歸永齡。後二年。永齡卒。或勸改適。則涕泣曰。吾姑與王姑皆奕世執節。我墜其家聲。誠何心哉。蓋永齡祖母楊夫華早卒。亦以節著云。燕既撫雲龍。雲龍方幼穉。燕能化之以德。卒爲慈孝。姑有二女。燕友睦之。若女兄弟。其季適人。夫家貧乏。燕輒告姑時周給焉。或脫簪珥。鬻奩貲以佐姑所不繼。又念其姑節行無所表著。私出所蓄奩貲。俾中表兄生員劉錡。爲請於府司得

吉旌表。

志曰。觀任拯被患貧民。如九夫分井。八陣行軍。可謂奇矣。仇故饒貲而遭家多難。非任之經緯條理。修門其中。替哉。推任治家之法。以臨軍國。雖謂之一時良將相可也。揚子雲曰。蕭也規。曹也隨。畫一之道。守而弗失。燕氏其有焉。

談氏。南關生員南丕謨繼妻。談景颺女也。生十六年歸丕謨。雍正癸卯。丕謨卒。談年二十有三。有二子。長景珣。生四年。景璐未匝歲前室遺子景玉。暨夫弟丕功。俱幼稚。談撫而教之。事姑能曲意盡歡。姑性不測。或辱以非禮。談卒能順受。人以爲難。姑卒。盡哀盡禮。聞者爲感動焉。撫愛幼叔如子。而終始能敬。且使諸子以敬已者敬其叔父。故門以內。怡怡如也。景玉早卒。其婦朱。孀居守志。談撫恤有加。其始家貧。後稍充裕。自奉儉素。一如其初。鄉黨欲爲請旌談曰。吾行吾所安耳。豈求名顯哉。後景珣爲生員。談卒年六十餘

陳氏。武清縣生員元齡女。生二十五年。乾隆戊辰歸柳屯村候選主簿劉泂。後二年泂卒。無子。勵志守貞。事姑盡禮。晚歲依泂從子大觀以居。

張氏。后奕王朝佐妻也。年十七。歸朝佐。朝佐卒。張年二十有一。撫

遺子茂林。守志不移。卒年四十四歲。

彭氏。不詳其母族。塔兒巷張艮臣妻也。生十八年嫁艮臣。乾隆乙丑艮臣卒。彭年二十有七。無子。苦志守貞。孝事孀姑。姑病三四年。不離床第。彭扶掖動止。無傾刻離。夜與姑同一室寢。有呼無不聞。姑卒。力營殯葬。皆如禮則。

馬氏。別古庄許綱妻。東安縣馬它村馬得祿女也。生十八年嫁綱。乾隆壬申綱卒。馬年二十有四。遺子永泰。生六歲。馬撫以守志。孝事其姑。姑有田十許畝。不足日用。馬則劈麻績爲綫。易錢以佐朝夕。姑晚年得疾。偃蹇床第者。凡數閱月。馬朝夕奉侍。曲體隱微。姑卒。殯殮有禮。哭必盡哀。今馬年五十九。

燕氏。富貴里張可興妻。李家口鎮西庄民燕萬糧女也。生十九年。乾隆丁巳歸可興。癸亥。可興卒。遺子有聲。生財三歲。燕泣不[illegible]聲。

悲不形色夫弟可儒年僅十四察燕意似不欲生者而無以為辭說每見燕輒涕淚不能自休燕喻其指因曰若欲我不死耶若宜勉自愛砥礪有成立毋為非誼辱先人家聲我為若勉留一息終事老姑撫此稚子矣可儒泣諾可儒少跌宕不可規矩自是率燕教誨過于嚴母燕事姑雖甚困必備甘旨姑甚愛幼子及孫食必與偕燕度無餘不能復進則出所餐礪惡示可儒及其幼子二人故幼稚頗為感動每侍食陽為饜飫慰母意雖甚欲食不敢取充腸姑嘗病目失明醫藥無所效燕則清齋夜禱北斗之神經年無少懈姑目久晦復明豁如破翳以出遠近聞者相傳為異事焉燕自是夜必虔禱為姑祈壽考康寧姑後七十七年無疾而卒可儒業儒不成去為農能力田以養有聲讀書能文章為縣生員可儒有聲皆娶婦成家門庭雍睦稱孝友云

劉氏信安張楝妻后奕劉廷祥女也。生十八年。嫁楝。乾隆壬申。楝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孤未及週歲。方楝將死。劉爇香禱天。願以身代。時嚴冬雨雪。劉長跪霰雪中。歷久不倦。楝卒。劉慟不欲生。姑勉慰之。乃撫孤子。養舅姑。孜孜不倦。乾隆癸未疾卒。泣告姑曰。事姑不終。罪也。孤子甫免襁抱。又爲姑憂。願姑强進飲食。頤養晚年。新婦死且不得謝責。無庸繫念爲也。

南辛營劉氏一門四節。則士彥妻董。弟士哲妻朱。士魁妻賈。從子崙妻留也。董年二十。歸士彥。士彥旋卒。撫從子爲嗣。家貧能儉約自守。朱氏生員朱國傑女也。年十六。歸士哲。二十九歲。士哲卒。遺子啓明。生始一歲。撫而教之。六年。出就外傅。劉兄弟析居。其老母依朱以養。朱能孝事。得其歡心。姑目不見人。動履飲食。非朱扶持之不適也。食貧茹苦。終身未嘗告貸于人。賈氏武舉賈榆女弟。三

十六年。歸士魁爲繼室。士魁卒。賈年二十有一。前室遺子尚幼。賈撫之同于所生。姑依朱以養。及卒。賈與朱。共鬻奩資助殯葬焉。留氏不詳其母族。生十四年歸嵛。嵛卒。留年二十有一。無子。厲志守貞。無有變易。今董年五十八。朱年四十三。賈年三十七。留年三十九。自朱以下。於法未得旌也。然或歷十三四年。歷十七八年。皎然不欺其志。謬謬從長。亦所以風世也。夫旌法不可不嚴。而志例不得不寬者。旌及天下之大。不嚴恐其冒濫。而志僅一縣之中。易於原情而核實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旌典每歲舉行。而志事百年乃有此舉。不爲有試之譽。則他日年例當旌。而載筆者又無從而補誌之也。其有輿論不符。而懿修不著者。則缺如焉。君子之於紀載。寬以收之。嚴以辨之。春秋之學。所以謂仁至而義盡也。

孫氏。梨行村民孫梁女。死屋辛庄民尙進妻也。年十五嫁進。乾隆癸亥進卒。孫年二十有三。無子。遺女二人俱孩提。姑老有疾貧無立錐地。姑欲孫更嫁。謂得聊貲可養餘年。而婦又得所依倚。否則俱死溝壑。而益之二女雛。孫嗚咽曰。與失行而生。寧全行而死矣。雖然聊貲足養老。誰爲侍養者。砌土六七畝。旣鬻以治君子喪。婦亦一田也。勤力作生計。供朝炊。姑得食。與聊貲等。又有婦扶持之。不差愈乎。且君子將死。氣絕目不瞑。我撫之。乃瞑。心許之矣。由是宴息蚤起。操作不倦。門設問架作菽乳。易錢權子母。以養其姑。又十餘年。姑乃卒。孫事疾送終。以殯以葬。俱如其誓言。晚撫他室子爲尙進後。二女已適人矣。

陳氏。北街朱士楨妻也。生十七年。歸士楨。善事舅姑。門內稱其賢士楨業農。諸弟俱幼。陳支持家事。俱有條理。乾隆己巳。士楨構危

疾陳敬香禱神明請以身代士楨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坦生始八歲長女生十一年矣五歲而陳復有遺腹由是哀毀不敢滅性謂夫弟士貞曰吾勉留殘息以養老育幼而已家中事非未亡人所任也踰月生次子均撫而教之至於成人長子能文章爲生員以貲入貢甲午順天解試錄取四庫全書館謄錄生次子以武學生中順天辛卯科武舉今姑年八十餘矣陳孝事如一日姑愛諸叔娣教育諸孫門以內怡怡如也

孟氏小營趙明妻別古里十甲孟兆鳳女生十九年嫁明乾隆癸亥明卒孟年二十有三遺子生始三歲孟撫育之事舅姑與王貞王姑俱以孝聞夫有女弟二人孟友睦之教以鍼黹縫紉之事及嫁皆厚爲盛具遣之

李氏五間房王朝用妻也乾隆癸亥朝用卒李年二十有二遺子

錡生甫四月撫而教之至于成人孝事舅姑終身無懈李年今五十七矣

靳氏茹葉村民王振海妻也乾隆戊午振海卒靳年二十有七遺子生甫九年靳撫以守志家貧以女紅措拄歲月教子嚴而有法不為姑息之愛其子長能勤農穡以養其母其里黨有無賴子欺靳孤嫠至不可堪族人維恭乙酉歲貢生也維恭有子德純為廩膳生往往為之禦衛靳安然若無所忤教其子以務業習勤橫逆之來禽獸處之耳於已又何憾焉以是持之終身未嘗稍變易

劉氏王希畢九甲劉應奇女生十七年嫁老幼屯孟兆熊乾隆丙寅兆熊卒劉年二十有四撫遺腹子廷臣孝事舅姑能勤女工以給歲月性端重簡于語言足跡未嘗越戶外廷臣生十八年而夭劉撫兆熊從子生員廷樞為之後今劉年五十有六

賈氏。石九岱生員孫國起妻也。生十七年。嫁國起。乾隆壬申。國起卒。賈守志不移。今生五十六年矣。

黃氏。不詳其父族。王家于今村民王明搢妻也。生二十年。乾隆癸亥。歸明搢。壬申。明搢卒。遺子法賢。生財二年。能撫孤子。孝事其姑。姑有疾。則持被就姑宿。雖昏憊熟寐。姑小咳唾。未嘗聲不聞。有所求索。雖晦昧中。亦能不移以具。比姑之卒。歷數時月。如一日也。有兄公早卒。無子。伯姒撫遺女三人。黃愛之與己子等。由是娣姒甚相得。其遺伯姒女嫁。則出奩資。均畫爲三。悉以贈女。伯姒以謂曷少留。爲若子娶婦地。黃笑曰。子婦當自有資還也。而家中實無所餘。賃種旗庄地十餘畝。不足日給。遭歲歉。無從得食。則捋取槐樹子。和麥屑作飯。雜咽之。槐子味苦。刻鏤入于心脾。食不可堪。則強自解曰。是雖苦而氣冽以清。稱未亡人志也。伯姒天性疎散。不恤

家事黃獨業勤未嘗望伯姒分勞伯姒好嘲謔往往詆戲之言或逾閑黃不爲色莊恐傷姒意每發輒笑解之故相處歷久終無閒言法賢旣長事世母如母伯姒三女旣嫁歸寧親愛黃過于所生人之見之者不能問子女爲誰氏出也黃今生五十五年法賢以勤業起家一鄉稱其孝睦

趙氏固安縣生員趙福美女死屋辛庄高緒妻也生十年喪母有弟文炳方五歲已能撫視之如成人十五父歿偕文炳養于叔氏慧而解事能使叔父母愛憐之年十有八歸于緒孝事舅姑及夫之祖父母門內外不聞閒言又六年乾隆壬申趙歸省叔氏緒家火夜起焚其居緒父子倉猝不得出並焚死時趙生子天佑甫三月挈以歸寧一夕旣寢天祐忽驚啼徹夜不少休趙亦怔忡驚怛若有告者遲明方欲辭歸而高父子凶問忽至趙慟不欲生奔喪

如禮或以趙年少勸改適人趙泣對曰如此呱呱者何自火焚後家益貧趙以女紅給朝夕後緒之祖父母及老姑先後歿世凡送終之具若春秋祀事未嘗有缺焉趙痛舅與夫皆死慘終身不忍言歸寧

郝氏大劉家庄傅盛德妻郝珠女也盛德有一兄二弟俱業農盛德識書能文詞郝既嫁盡出奩貲供讀書費盛德爲生員旋病勞瘵乾隆乙丑卒郝年二十有四一子旋卒居貧守志今生五十四年有女長歸石氏亦夭

西氏南關戴壽妻年十六嫁壽壽卒西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孝養舅姑送終有禮今生五十四年

李氏霸州馬家營李世玉女董相庄邢添柱妻也乾隆庚午添柱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文元生始四歲有田十許畝李躬自耕耘

奉事舅姑。撫育遺子。至于成立。

田氏韓村武生王得聰妻。生員田豫年女也。生十七年。嫁得聰。乾隆丙寅。得聰卒。田年二十有一。無子。田勵志守貞。孝事孀姑。

蔣氏。雷家營蔣深女。燕山右張富妻也。乾隆壬戌歸于富。時年十有六矣。丙寅富卒。蔣方有身。哀毀如禮。不爲激烈滅性。其年生遺腹子維泗。撫孤守志。能孝事舅姑。夫有祖母。年老多病。嘗墮階傷足。轉展床第間。寢興動止。非蔣不適也。家故貧。粗可具饘粥。舅永泰豪酒好賓客。不問家人生計。親故至其家。必命具饌。而家中實無儋石儲。蔣勤女工易酒脯。或時脫簪珥質衣具供。非時之給有如其故者。堅不肯留。至拔關而去。永泰則故陳酒肉。舉觥自酹。或挽所不識者。强與酬酢。三行酒。即豪啖狼籍。往往主人先醉。頹然寐去。鼾息如雷鳴。客逡巡引退。蔣徐出。寫器具展拭几席。以爲常。

比永泰卒。家益凋落。子維泗能服母訓。爲傭農夫。以是得支持門戶云。姑晚年失明。將已娶婦生孫矣。然扶掖左右。必躬親之。弗以委子若婦。姑每謂人曰。昔先姑傷足。非新婦不爲杖。今老婦喪明。非新婦不爲燭也。

郭氏。李家口李文燦妻。霸州庄頭村郭士會女也。乾隆乙丑。郭氏生十七年。歸文燦。是時文燦業開架市胡麻。舊磨爲膏。易錢給衣食。後歲祲失資業。舅姑衰老。郭生子女俱幼穉。文燦故愚惰。無所爲生。私計鬻婦可半歲安食。否則日事傭作。且不得飽。郭知之。泣謂文燦。歲祲可復熟。身失不可復全也。且君鬻婦得食。食盡婦不可還。君肯免傭作耶。我固不能堪此。獨有死耳。君得值。我死。是爲負人。君不得值。我死。是兩失也。爲君計。亦左矣。文燦不悟。郭涕泣求死。郭族父士魁。知其事。給短陌錢十千。及四斗粟。遂得支持朝

夕。郭則饑精食舅姑。次取食文燦與二幼子。自拾菽膚。雜稗實糠秕。和水咽之。於是文燦乃不復言。先是姑嘗得異疾。自腰脊達于左股。堅腫如石。偃臥床第。不可少屈伸。晝夜呻呼。僾頓垂絕。郭躑躅無計。惟望空默禱。謂姑疾有瘳。雖斷割體膚。所不敢愛。越日拊摩所患。中堅漸釋。如凍迎陽。郭則夜半爇香中庭。掀啓左袂。齒嚙肉起。礪刃截之。颯爽有聲。肉絕臂顫。釋刃置肉。創無血。刃。肉則血色。創則肉色。投肉劑火。火盡烟結。蟠鬱如雲。良久乃散。郭匍匐下拜。徐起裂繻裹創。殊無痛苦。歎曰。姑疾竟起。家人相慶。以謂是固弗藥者爾。是時方夏六月。郭偶炊釜灸胡麻。熱逼刃創。隱約作痛。宛轉遷避間。小姑微窺見之。固詰得其情。訛相告語。其姑一時感激為之泣下。因憶疾沉困中。恍若有神人被甲之云。郭為蔬食四月。飲食不設鹽醯。蓋刲股時所自誓也。方郭刲股焚禱既已。夜分

倦寐夢中見白髮嫗促之起曰若姑免矣若恐不自免奈何若睡南首面西則免覺而面已西向至是益神異之初郭之始嫁也父家貧甚惟幼弟一人傭力於外父得疾不起郭請于舅姑歸家侍疾扶掖溲便潔淸牀第日夕無少休其母將死歸侍如前衣不解帶者經一月其至性如此或曰有婦如此而年飢則思鬻以給食文燦眞全無心肝者哉

司氏石九堡孫國冊妻也乾隆丁卯歸國冊司生二十年矣未幾國冊卒司孝于姑撫從子琰爲嗣琰後爲生員今司年五十一

解氏減場村鑲藍旗漢軍張泰妻也父解全力田致溫飽無子解氏端慧能得父心全度支屬無可繼者又甚愛女聲家嫁之解年二十有二歸張泰張故舊家業中落舅姑意甚諱之凡祭祀賓客歲時酧酢小不如其先舅姑輒引爲恥解能體舅姑意不自有其

貲又能資之而使若不知出于已也舅姑有女子三人愛等男子子恥嫁女之不如其娶婦也而難于婦諫之則色然憂解則盡出筐篋蓋藏陳舅姑前四分之而請留其一曰婦家亦中人產嚮使父母更有女兄弟三人資遣當不過此爾舅姑大悅曰余夫婦未嘗有子婦也有女子子四人而一女大賢孝鄉人相傳以為美談解歸黍二年黍卒遺孤樹脩生甫數月解撫而教之稍長偶出自門外來聞及市井遊語必痛懲之樹脩能率教卒為鄉黨自好者事姑十九年事舅二十年俱以天年終姑老疾臥床不能起解扶持左右衣不去帶者逾半年飲食藥餌必躬必親未嘗假僕婢手解全卒無嗣春秋祀事解必虔肅以將邱壟楸栢望之蔚然過墓下者不知其無後也鄉人為之說曰解翁未嘗無似續也有丈夫子一人而大賢孝

志曰夫子讀兄弟旣翕之詩而曰父母其順有以也夫夫孝親者非獨于親而已能推親之所愛使得其所則親之意有慰于所奉養者若解氏可謂知其本矣解生雍正己酉稱未亡人在乾隆癸酉云

朱氏趙家庄趙連第妻東安史家務宗龍女也乾隆壬戌嫁連第時年十五乙亥連第卒無子有三女朱上事舅姑生養死葬下撫三女教成遣嫁俱無愆于禮則

王氏生員文瑞女兄也嫁信安鎭民陳沚乾隆甲戌沚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慧麟方匝歲夫弟淵生財六歲王孝事舅姑攜持幼叔至于成人舅姑年老目不見人門以內王支持之秩然有規範舅姑性好周卹而力有不給王輒出奩中物佐推施慰舅姑意子慧麟能讀書爲生員

王氏霸州高橋村王貫發次女信安鎮齊琮妻也乾隆甲戌琮卒王年二十有六無子有一女越二載始得夫弟琰子勝藍爲之後撫而教之孝事舅姑均有禮則勝藍今爲生員

王氏趙家庄趙得榮妻泥塘王丕謨女也年十六歸得榮得榮卒王年二十遺子得兒生甫二歲撫孤子事舅姑意甚安焉已而得兒殤近屬無當嗣者舅國義故豐於貲以疏屬五歲子成伯爲得榮後俾王撫之又撫疏屬子得位爲已少子得位年始八歲王撫愛之與成伯若兄弟然慰舅姑意及舅姑卒得位主家政大耗國義貲蓄性乖戾不可馴順于是不得已析爨以炊成伯稍長能力農田王教誨之牽于繩墨家中米鹽凌雜筦鑰出納皆王躬自主持國義家風卒賴以不墜云初國義病痿晝夜呻吟偃蹇床笫王日夕扶持撫摩搔抑委曲微巾雖中夜呻呼無不立應食不甘味

殺不解帶。疾愈乃已。因義感之。以謂雖古之孝子。何以加焉。今王年五十矣。

志曰。立後之法。無子立子。有子立孫。義也。異哉國義之立後也。子夭而婦能守貞。立孫以後。得榮于事足矣。顧自雄其財。撫疎屬子。俾與得榮。從兄弟次。夫有子有孫矣。又以人子爲已子。是非義也。知其非義。而甘爲之後者。爲財貨也。爲財貨。而舍已之親。謂他人父。其人必不肖也。求疎屬不肖子弟于家。而欲其業之克保。得乎。向微王之勤劬拮据。則國義之業。替矣。貞節之有功于家世也。如是夫。

尹氏。李季先村趙綸妻也。乾隆乙亥綸卒。尹年二十有八。無子。有女子子三人。撫養長成。俱適有家。尹孝事舅姑。姑卒。奉舅能盡歡。使若不知爲無子也者。

西養馬庄孫氏一門三節。則父子孫三世孀婦也。惟興禹妻張氏於法得書。而其姑壽妻張氏。當壽卒時。張年已五十一。興禹子鳳瑞妻楊氏。今生始二十四年。均不合書法。鄉人以其皆有婦德而樂稱其三節。是亦牽連而得書者也。張氏。八里庄民志金女。生十五年歸興禹。乾隆丙子。興禹卒。張年二十有八。鳳瑞生未朞月。張撫以守志。孝事孀姑。能察形聲視聽。及于隱微。姑性方嚴。張能將以婉順。遂得慈愛無間。興禹疾且卒。屬張善爲計。毋慕高節名。致中悔。張聞之悲且憤。卽疾趨庭除。獲梠擲空中。呼皇天后土所不保同穴者。有如此梠。長呼至再。興禹由是坦然就含。其教孤子。雖甚愛。不爲姑息。恩鳳瑞就師受讀。性穎敏。課誦輒倍同學生。然往往易之。不肯竟學。張悶恚甚。扃戶痛管之。謂有兒不肖。不如無也孫故豈殃。一世孀婦。煢煢撫數歲孤。親黨過從。見鳳瑞。輒如抱玉

以趨若惟恐蹶者。張至是怒甚。無利顧恤。其黨閒者。至爲咤咄相
與力解得釋。張爲竟日不餐。鳳瑞長跪牀下。泣請悔過。張則泫然
流涕曰。我豈不卹兒耶。幸承先人遺澤。得無飢寒憂。若祖與考。皆
賫志以沒。家聲且中替。爾不任克家。先世鬼其餒爾。母子之愛。竊
我豈異于人。言已復泣。鳳瑞由是感憤力學。能文章。方從試有司。
猝遇疾卒。時乾隆壬辰云。婦楊。羅家營楊澤理女也。年始十八。無
子。勵志守節。孝事其姑。以及王姑。雖年少。有綜理才。嫁時年十五。
姑張遽以筦鑰歸之。處內外事。井然有條理。楊母家貧。群從於資
賄外。或私有乞貸。楊婉謝曰。姑治事。而我以私家乞貸于姑。情也。
今姑方假我事權。則寸絲粒米。非爲人婦者所自擅矣。我無子。保
此欲將誰屬。惟女子事人。於法不得顧私黨爾。而夫族有請急者。
輒稱姑命濟之。因曰。敦宗睦族。大義固當如是。且是於我無親嫌

亦所以廣姑惠也御僕婢恩而有法其有怨斥者輒自愧曰今見
罪于少主我誠不可為人僕矣親屬相見非法言則行不以與人
年今方二十四居常容色溫婉然見之者謂若老師宿儒守經執
法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焉孫氏三世發居未有嗣積鳳瑞從曾祖
兄弟數輩有子將擇為後云

張氏生員張廷桂女弟后奕劉錫川妻也年十七嫁錫川舅姑已
歿錫川居貧好學無以供束脩張自奉非糲辛勤作苦以女紅佐
讀書錫川疾卒遺子洙生財二歲張慟不欲生錫川伯父廷俊憐
其無恃收而養之張孝事廷俊夫妻若舅姑然與諸娣姒相友睦
閨門以內未嘗有間言乾隆丙戌廷俊卒子洙年十有五矣能力
田孝養因與析居然家貧僅賃種旗庄田十二畝日用不給母子
業勤苦力措拄之值歲歉鄉鄰田無所獲而洙所樹藝倍收于人

數年。家稍起。而沐去爲賈。賈利又三倍田獲。於是晚節稍小康焉。沐後娶婦成家。張今有二孫矣。

徐氏。横亭王魏妻。王希村徐翰臣女也。生十七年嫁魏。乾隆辛未魏卒。徐年始十九。遺子文科。生未百日。徐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及其王舅。以女工給朝夕。養老送終。無有缺事。瀏子長成。娶婦成家。

屠氏。李通莊民李得位妻也。得位卒。屠年二十有一。無嗣。苦志守節。今年四十有七。

張氏。北街郝璋妻。南關武生景良女。生十七年嫁璋。乾隆辛未璋卒。張年甫十九。遺子玉山。甫週歲。張上事舅姑。下撫孤子。矢志守貞。歷久不倦。

趙氏。薛村王德齊妻。王希村趙光煥女也。生十九年歸德齊。越三年。德齊卒。無子。趙孝事舅姑。有夫弟方四歲。趙子愛之。教以讀書。

無廢儒業姑卒後趙爲娶婦成家未幾夭卒無子趙今四十八歲矣猶守其業未有承嗣人也

趙氏樓臺村民孫自泰妻趙家庄民趙煥女也生十六年嫁自泰三年自泰卒撫孤子孝養舅姑家貧採野蔬拾遺穗以供舅姑舅歿竭力營葬姑目失明左右扶持之未嘗有懈容

馮氏南街陳祖達妻崇禮村馮守才女也乾隆戊寅祖達卒馮年二十有八遺子盛業生始四歲家貧無以活至掘野菜拾遺薪供爨支持日月久而不倦今馮年四十七

李氏北關廟梅廷弼妻父口李貴邦女也生十九年歸廷弼乾隆辛巳廷弼卒李年二十有九遺子連魁財一歲家貧無以資給李挈孤子依于父家堅志守貞終始如一

王氏南街西庭兆妻崇文里頭甲王成文女年十六嫁庭兆乾隆

癸未庭兆卒。王年二十有五。庭兆父義。坐事遣戍山西。姑老無侍。王守志奉姑。至今十九年。未嘗少懈。家貧以鍼紉給朝夕。撫王姓子爲嗣。

王氏。裔家營王起龍女。宛屋庄民高鳳來妻也。乾隆戊寅年十七歸鳳來。鳳來貧甚。有老母。王孝事之。姑嘗病傷寒。勢甚危篤。貧不能醫藥。夫婦彷徨。無如之何。王乘間邀近村三義廟。禱頌神前。啓左股。割肉。如以兒掌許。取火燃脂。禱姑疾愈。恍惚中。見神像赫然若爲咤瞭。時夏月酷暑。行人熱炙肌膚。王刀創無血。股殊亦不知痛苦。徐卒怔忡間覺涼氣沁心。不類暑令炎歊。心竊怪之。歸視姑疾。呻唫思進食矣。未幾疾果愈。自言沉困中。若有拯而起之者。志曰。儒者斷于義。王法守其經。割肝封股。典禮所不取。然而忠臣孝子。計窮智竭。一時激切。出于至誠。則植璧秉珪。祈天請命。前聖

亦未嘗由舊章也若其矯激聲名好爲苟難則王氏鄉村一女子耳非有所市于名義漸于詩書之教者也觀其神鑒有赫姑疾竟瘳孰謂天道遠於人耶

劉氏東横亭李銑妻李家庄民劉之印女也乾隆癸酉劉生十五年嫁銑未匝月銑死永清風俗人死無嗣不得祔塟先塋劉矢志不嫁乞舅姑爲立嗣子李族人皆憐其意許銑祔塟以劉年少懼不能堅初心猶未立嗣久之察其無他乃以銑兄子殿貴爲之後劉撫而教之至于成人殿貴娶婦成家而劉奉舅姑如事猶身親之不以委子若婦

邢氏李家口燕宗灝妻張家塲邢有起女候選州吏目添祚女弟也生十六年嫁宗灝一年宗灝卒乾隆戊寅年也宗灝將卒自以無子邢年方少艾欲邢守志而意良不忍謂邢善擇所處我不忍

強若以所難。邢慷慨自矢。宗灝瞠目。良久而瞑。是日向夕。邢勞困倦極。睡夢中。屢見宗灝顏色悽戚。若欲有言。怔忡遽覺。因泣撫尸曰。我許君不嫁矣。假而人事有變。當以一死謝君。君其瞑諸。將葬。燕氏宗族。以宗灝年止中殤。無可立後。而邢齒在幼穉。列於古未得笄也。議遣嫁邢。邢泣誓曰。男子有室。於禮爲成人。女子已爲人婦。無幼長也。設余生子。而夫婦一旦俱殞。子且殤。父母耶。且我固誓夫以死殉矣。於是議者乃不能奪。邢孝事舅姑。撫夫弟宗瀛。毋廢課誦。謂叔氏失學。非弟有墜家聲。未亡人亦不知終身所倚托矣。宗瀛感憤卒業。後爲生員。壬辰宗瀛生子二哥。邢撫爲嗣。在童子塾中。歸家必令默誦所受書。有訛悞必令熟復之。然後卽寢。未嘗稍事姑息。

九兒姓江氏。父永年。小強村旗庄吳氏僕也。九兒美容色。性莊嚴。

自幼稗時處羣婢中不苟爲言笑家人異之及吳女歸滿洲德隆阿以九兒媵時年十有五矣慧而解事爲主所悅遂薦寢已而吳女病且卒囑以九兒處側室蓋以慰夫志云旣卒吳母悼女之死也則懟其壻取九兒歸欲治裝嫁焉九兒因跪請曰婢子身已屬郎君雖固微賤亦人倫也主奈何使婢子有二天耶哀請再三終不許嫁有日矣九兒則盡出衣飾分贈僚婢作遺施乘間出門投井死年纔十九在乾隆二十四年夏也流俗以主納媵婢爲男女之私故九兒之死或疑焉夫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大夫有貳宗士有側室媵女從主以嫁即詩人小星之義也若九兒可謂不欺其志者矣習俗不察風尚相沿則有嫁女旣死猶嫉夫氏遂至索奩資還媵妾無所不爲而貞婦烈女不幸處溫蠖中不堪以身爲財貨任取攜伏節而死死其所矣頽俗澆風所當作戒于方來者也

石氏獻縣劉士貴妻也乾隆癸亥河間饑石與士貴挈母避于趙百戶營明年士貴卒石年二十有三遺子天祥生始三歲姑年六十餘矣石辛勤力作養老撫孤厲志守節姑卒哭泣極哀聞者感涕因舅先卒葬在獻縣遂發姑棺拾其遺骸躬負以歸故鄉徒步四百餘里經旬始達遂啓舅墓祔葬如禮又徒步還歸趙百戶營鄉人相與歎息然家貧甚力不能上達請旌辛卯第六工管河吏目汪來為題其門楔

朱氏浙江山陰縣朱儲村周承倫妻同里朱維岳女也生九歲父母俱歿依於兄嫂雖幼稚舉止若成人言及父母愴然感慟見者皆為流涕兄嫂以是憐而愛之年十有六適承倫承倫業農二弟尚幼讀書童子塾朱既嫁則出奩貲增益田業躬操井臼以事舅姑二幼叔自塾中歸必問所習業時給甘餌以勞苦之舅姑見朱

所為乃大慰悅雍正癸丑承倫病瘵朱支持藥餌諄醫者言佯為好語慰舅姑退任憂勞衣不解帶者涉三月承倫竟卒朱年二十有六有女子三八遺子兆龍生財七月而舅姑方病臥床第朱恐大傷舅姑意哭泣不敢盡哀周故藉農業而承倫中夭家計凋瘵于是力勤女工以給朝夕閱十餘年而舅姑相繼沒世棺衾殯葬皆朱力經營之卒無廢事遣嫁三女為子娶婦不二十年而承先啟後事理具舉鄉黨以是羨稱其能兆龍業儒不成以能治文書律令托州縣為幕遊先是夫弟承文亦以能治文書客居永清至是兆龍奉母來依于叔居三十年有田數畝屋數椽遂為客籍居焉今朱年七十二矣有孫三八孫女子三八門內雍雍有以自樂兆龍亦樸屬自好能無墜先世家聲茲從流寓例編于簡末

凡列女得之採訪或據子孫呈牒或採婦子家言反覆數四詢其

端末大而關于倫紀綱常細而入于聲音笑貌務欲言肖其事事如其人以是者之於編所以傳其真性行也後之觀者或鼓舞而興起焉是有裨于風教也至于採訪所不能周子孫湮沒無考不得已而撿之案牘文詞類萃存其萬一頁亦若灰然而文書準乎格式案牘不備情文才盡班姬孝皆曹女貞惟共伯之婦烈皆皇甫之妻教子無不三遷殉夫罔非四德千人一律耳目混淆是亦不亡之亡也然因案牘之幸而僅存則知當日之逸而失載者更不少也是以具載其姓氏歲月所以明其窮而至于無可如何也

楊氏生員劉毓英妻年十四年嫁毓英毓英卒楊撫孤守志孝事舅姑守節三十餘年乾隆乙丑得

旨旌表

王氏黄爾玢妻生十八年嫁爾玢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三

十餘年。乾隆戊辰。得
旨旌表。
李氏。司得祥妻。生十七年嫁得祥。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四
十餘年。乾隆丁丑。得
旨旌表。
張氏。高起鵬妻。生十八年嫁起鵬。撫孤守志。其孤後爲生員。歷四
十餘年。乾隆庚辰得
旨旌表。
杜氏。張雲妻。遇強暴欲逼犯之。固拒不從。斧砍身死。乾隆壬申。得
旨旌表。
高體榮妻郭氏有無賴子於衆中調之郭氏拒奸投井死乾隆癸
未奉

旨旌表云

舊志列女。宜載於前。而今列于後者。別凡例。所以罪舊志也。自劉向劉書。范史列傳。列女之蹟。與忠臣義士同載傳文。明不朽也。舊志不爲傳體。直是貞節花名冊簿耳。後人又何觀焉。且其措詞尤不雅馴。大率略取請旌文牒中。駢麗謏語。強注花名之下。其浮文無實。難備汗青。事越百年。又難追訪。按常璩華陽國志。其微文載事。頗具別裁。至于貞士烈女。事實無聞。但具姓名。難入編次者。不復次別先後。一槩叙列。終篇。是亦史氏闕文之旨也。今以舊志列女附次於後。略節虛詞。稍潤鄙語。至于事實。不敢漫有增損。所謂愼之至也。

程氏。元史天倪妻。倪死武仙之亂。事詳史天澤傳。程聞變自殺。事平收葬。顏色如生。刃猶在手。旌表其墓。今墓在焦堡。

吳氏。横亭里人。明張亭繼妻。亭任寧國府經歷。卒官。子幼。吳扶櫬歸葬。蕭然。撫孤成立。守志三十五年。嘉靖八年旌表。

倪氏。南關里人苑甫山妻。夫卒。倪年二十二歲。有娠五月。絕食求死。親戚勸之乃止。生子志學。撫育長成。娶婦王氏。年十八。生子可久。志學旋卒。王與姑相依守節。直指題奏。奉旨旌表。

章氏。程段莊民張孝妻（通志作張孝先）。夫死。家貧。日夜哀泣。誓不願生。孤兒七歲。吳勸不從。俟兒睡熟。縊死。旌表建坊。

褚氏。宋大化妻（通志作宋大化）。夫死。年甫十八。欲以身殉。遺腹將娠。舅姑勸止。生子夭折。因泣告舅姑曰。子在。爲夫守。今子亡矣。生何益哉。絕粒逾旬。諸親環勸。褚堅志不從。竟餓死。事聞旌表（褚志作宋大化爲故官不知何官也茲仍舊從難以稽信刪之。）

楊氏。生員劉自重妻。自重卒。楊年二十有三。子方三歲。撫以守節。

垂二十年。教子成立爲生員。事聞旌表。

張氏。褚育妻。自未生時。其母與張指腹約爲婚姻。後褚日凋落。父母意欲背盟。張誓死不二。卒歸於褚。夫官羽林前衛指揮。數年。姑及夫皆病卒。葬祭異鄉。張日夜痛哭。感動親戚。助其歸葬。

王氏。別古庄里李應旗聘妻也。未合巹應旗亡。王誓不他醮。過門守孀數十年。李無期功之親。托跡皇姑寺。終身。按通志作皇覺寺。

班氏。張麒妻。麒官錦衣指揮。遭搆陷事。詳本傳。麒遣戍。朝夕泣血蓬首垢面撫孤。踰四十年卒。

朱氏。崇文里楊文蔚妻。文蔚卒。朱年二十有五。遺子四歲。敬事舅姑。閭里稱賢。

田氏。富貴南里民王降妻。年二十七歲。降卒。旬日水漿不入于口。家貧。針黹度日。里中慕其賢淑。謀欲娶之。田引刀自裁。隣婦救免。

守節四十餘年卒。

張氏高家庄里民李旺妻年二十一歲生子甫七月旺卒張撫幼子事舅姑守節不渝壽至九十正德間得旨旌表。

榮氏生員楊華夏之妻華夏卒子希孔纔數歲榮孝事舅姑撫育遺孤家貧紡績延師後希孔中萬歷戊子舉人歷官戶部郎中其官刑部主事時榮以覃恩勅贈安人勅文詳附紀。

石氏江西道御史符允中妻允中卒於官石年二十六歲守節三十餘年允中見選舉表。

于氏廩生張晨妻晨卒于年十八守節五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卒。

黃氏農民張鎮妻鎮卒黃年十九子甫數月家極貧撫孤成立生孫二人皆錄爲生員年九十餘詔旌其門。

張氏歲貢傅廷竺妻夫卒年二十六守節四十餘年卒年六十有

九。

魏氏。文口里人郝廷表之妻。夫卒年二十歲。長子尚松五歲。次子尚信。生始彌月。魏絕食求死。家人勸止。時遭饑饉。艱辛自守。得旨旌獎。

焦氏。傅自然妻。夫卒。年方二十。誓不改嫁。守節終身。

韓氏。劉爲言之妻。孫澤長以孝問督學旌表其門。按韓之節與孫長之孝舊志無一字。但列其名。至今不可稽考。可恨也。

宋氏。劉希顏妻。希顏卒。宋年二十二歲。遺孤幼稚。宋欲死之。舅體坤。生員也。是時年踰七十。泣謂宋曰。劉氏一脈。全賴汝躬。吾夫婦行將就木。汝豈忍哉。宋勉撫遺孤。數年。公姑繼卒。家貧甚。宋勵志苦節。四十餘年。得旨旌表。

霍氏。王希聖寀鑑妻。二十九歲孀居。教育五子。孝事孀姑。卒年九

十有二。
楊氏監生劉樸妻夫亡年甚少若節撫孤五十餘年有旨旌表歲給布粟。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夫卒年方二十遺兩幼子誓死不嫁奉姑以孝課子以嚴守節五十餘年得旨旌表。
周氏綏西山妻年幼孀居有挑之者堅拒死之知縣置惡於法請旌其門。
王氏劉三輔妻（通志作二輔）嫁三年三輔卒遺子心逸甫周歲上事嚴姑下撫弱子辛勤守志心逸後爲生員旋夭遺孫復夭撫循曾孫成立乃卒若節五十餘年。
李氏劉芝之妻丙子之亂避兵途中爲兵所迫李不受辱挺身受矢死年二十有四。

黃氏。郭鉉妻。鉉匆業儒。篤於伉儷。出繼為富人子。失富人歡。鉉死黃欲同穴。恐為人覺。嘗自秘之。無何姝妁至。舅姑勸嫁。黃容色不變。但請歸寧。家因出其故夫所遺衣物。往祭其墓。拜而不哭。家人始知其有死志。防守益嚴。後以除夕少怠。竊袂凝粧。閉門自縊。救之已無及矣。事聞旌表。

楊氏。富貴南里王譏毓。諸生。譏毓卒。楊年十九。閱三月。生遺腹子。撫以成立。垂五十餘年卒。

劉氏。張甲妻。甲卒。劉年十八。誓不他適。無子。撫從子為嗣。歷四十年卒。

趙氏。國子監生應啟次女也。崇正丙子之亂。與姊同為兵擄。姊畏死被汚。惟女不受辱。強擄上馬。罵不絕口。殺之。棄屍郊外。二日祖母往收女尸。顏色如生。縣人哀之。山東進士秦士奇。為賦長歌弔

之。詩載文徵。

王氏宗璣之妻夫亡有七子地僅三畝家貧無以贍給引刀欲自殺伯姒勸止艱苦自持奉姑以孝訓子以嚴諸孤皆守家法霸州道旌其門曰表揚純貞

劉氏曹家務裴章來妻章來卒子成錦生甫一歲劉勵志撫孤族有横逆者為所感動不忍加之錦中武舉家聲賴以不墜

杜氏父口里冉貞觀妻貞觀早亡遺孤三重生始五歲歲歉忍死勤女紅奉姑教子三重後為廩膳生員

楊氏保定縣訓導武維瀚妻夫卒孝事舅姑撫孤成立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成德卒張年二十子方六歲撫以守志誓死不二

席氏東川里張文爌妻文爌卒席年三十三歲奉姑撫幼康熙丙

辰巳八十一歲矣。

張氏。仁和里王印昌妻。印昌卒。張方二十六歲。長子始三歲。次子在襁褓。堅心苦節。撫成遺孤。邑人惻憫。再三十餘年。未獲旌表。

武氏。岔貫南里生員高登敏妻。登敏卒。撫六歲遺孤。茹苦堅節。訓子將家子鉞。甫成名而卒。按選舉表無高鉞名所謂成名必生員也

陳氏。父口里生員張縉妻。縉卒。陳年十有九歲。子年方二歲。食貧守志。終身不渝。

許氏。仁和里賈應鶚妻。生員賈焞母。年二十二歲。居孀。家無餘產焞方襁褓。紡績度日。課子成名。守七十餘年。至九十四歲而終。

翟氏。錦衣千戶張應魁妻。少年喪子。中年喪夫。苦志守節。並無期親。能推施賑族。族人義之。

趙氏。廩貢生索一貫妻。舊志于此下有刑部其昌之妹性嚴而氣和無成而有終七旌之義純備之言從夫從子兩得之矣三十二字並無夭死守貞

語句文義殆不可解。但既列于此者，亦守節婦也。記載無法，遂致如是。故不敢刪去本文所無，難以強增，故又不敢附會。謹列其姓氏，以附于佚文之義，俾後來司載筆者，弗以無文之故而刊落姓氏可也。又按選舉表，趙其昌崇正癸酉科舉人，任應天府治中，其稱刑部，疑其昌曾官刑部郎官也。第選舉刑部，則不知為尚書侍郎耶，郎中員外主事司務耶？書法如是，豈猶可責以紀載之常例乎？是亦可見趙氏貞節之事，為載筆失傳之一證也。

按舊志列女四十二人，紀載寥寥，如是先後年月，俱無可考，且俱明代之人，豈順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前，竟無一人可入紀載者乎？當日載筆缺遺，概可見矣。今世遠年湮，不可追而補輯之也。惟張科妻劉氏，舊志略載姓氏，亦無年月可考。今已據劉子泓傳詳載于前。畿輔通志採取者一十九人，其去取之故，亦不甚可解。惟文字語句，通志較舊志略可句讀，而諸人事蹟，舊志又較通志稍詳備。今酌改之，歸于舊志，而舊志所無者，則用通志補之如後。通志包括百餘州縣列女傳文，例宜略尋常而摭高秀，乃合制事之宜，非謂于一人之事，更與刪繁而就簡也。如謂包括多而就人

刪其繁則一代之史包括更多止可書人名字而已也然志例既未畫一作者又不專家所謂與其過而廢也無寧過而存之往往略於府州縣志而詳于通志者亦不可謂瑣瑣之無功也但其收既廣則其文自不得不更略矣今亦採取其要以補缺遺複者存于舊志則不錄也

旌表 劉氏馬文瑞妻爲鄰惡張守富逼狎不從被殺康熙三十年

旌表 李大姐王之文妻年十七旗人馬之才欲逼與狎不從自殺康熙五十六年

永清縣志第二十三終

列女列傳續補

趙氏蜀州煎茶舖士毅女新各庄生員劉維屏繼室也劉世系詳士族表趙生三歲伯氏士宏愛之育爲已女及長秀慧著于閭中維屏旣喪偶乃議繼室媒妁紛然維屏毋高亦煎茶舖產也稔趙女賢乃求爲婚姻維屏先世自有明中葉至是八傳皆以儒業世其家其列青衿齒學序者未嘗有闕維屏兄弟六人俱又以儒顯維屏行次第五與伯兄維塽叔兄維垔以諸生終趙始入門與伯仲姊姒相得如女兄弟盤帨絲繡若酒漿筐篚俱有典則能得姑氏歡心初維屏從父娓卒無子父煐以維屏爲之後已而娓妾舉遺腹子維屏還歸所生娓妻賜維屏田二十五畝爲娓作遺施及維塽兄弟析爨五分煐產而僅以娓遺二十五畝歸之維屏維屏欲有言趙慰之曰男子不自食力維仰祖父所遺愧已天壤之大

功名富貴。學術事功何者不可自取而斤斤井湫之下。爭升斗水且傷骨肉和耶。維屏亦笑而罷。兄弟議母所養。母曰第五婦賢吾依于第五。足娛我晚年。即挈養贍田。共維屏居焉。維屏受田少。不能自贍。授徒京師。資脡脯所入。以供滫瀡甘旨。又攻苦力學。得咯血病。未幾轉劇。歸養于家。趙力扶持。拮据經營。不敢言家計盈絀又病中悅惛不馴。僕婢不敢向邇。趙能和色順受。未嘗稍忤。維屏將卒。顧母老不得所依。趙力自任。請為收子。維屏瞪目而瞑。趙時年二十有九云。維屏既卒。兄弟以趙煢處。欲迎養高。高曰吾得趙氏婦朝夕左右。吾安適焉。雖三烹五鼎。非所易也。卒依於趙。趙無子。維屏卒時。議擇所後。趙謂繼子年長。情性不屬。叔氏少子錡雖年甫七齡。即負摯有至性。願乞叔氏兄公。俾錡為嗣。於願足矣。維屏為請於維型。趙因撫錡及八歲孤女。教以幼學。錡自家塾課歸

必令默誦所受經書。成誦則喜。倘有遺脫。即懲戒之。不爲姑息。致女習繡床。或舉古大家。能率婦德。徵引故事。示訓廸。爲侍姑晨夕無間。姑倚趙如左右手。每朝夕食。雖一蔬羹。必躬自滌潔。調和以進。姑每食未嘗不甘。自養非櫛縛節儲蓄。家事亦漸充裕。姑卒。伯仲以趙孀居。且未授產。議兄弟五人均出資財襄事。不徵趙金。趙曰。姑生與我相依。姑歿而我無與共事。于心安乎。且我固言男子不仰遺產。又何以分授爲也。即竭力營數十金。納于伯氏。伯氏爲之感歎。而斂費適已足用。因盡其貲。益治觀美。以謂志弟婦孝也。趙初育子士宏。士宏家故豐。其後凋落。又無子女。晚年病疾偃蹇床第間。趙貲助終其身。士宏婦王。就養于趙。及卒。棺衾殯葬俱當禮。則鄉人以謂養女如是。即生男亦何加焉。性惠慨。自奉能約。而恤患拯貧。輒無倦色。有傭工壯未有室。趙助之婚。其人無以爲養。即

令以家自隨門有擕子丐者趙熟視之則鄉鄰魏氏兒也詢其所自則以年飢父母兄妹分散無所蹤蹟趙留養之其後夫妻子女復聚如初趙年今六十有四矣子錡爲廩膳生員淳謹樸愿重于鄉黨皆趙教也錡女適西菱馬庄孫鳳彩乾隆丙申鳳彩卒劉年十九爲婚方匝歲耳是年生遺腹子劉撫以守志雖年幼節已堅凜若老成人每歸寧趙引與同卧室時時述已嘗事爲之典型孫氏人以謂于是見家範焉

胡氏仙人橋王會雲妻乾隆丙子會雲卒胡年二十有五子瑞方五歲又生遺腹子鎮胡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子瑞今爲武生

郝氏浙各庄劉如璽妻乾隆壬申夫卒郝年二十有三無子姑卯已七十餘矣郝孝事之夫兄有子鈊事郝如母鈊卒其婦李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大年與郝相依如姑婦焉

丁氏。王希趙模妻。西留丁士宏女也。夫卒。年二十歲。撫孤子孝孀姑。貧食茹苦。久而不倦。

趙氏。南街戴琳妻。西務村吏員趙援女也。生十九年。歸琳。乾隆戊午琳卒。趙年三十有六。撫孤鴻祚及女子三人。俱爲婚嫁。食貧守志。終身不倦。鴻祚妻賓氏。南關鎭賓可聖女也。年十七歸鴻祚。乾隆癸酉鴻祚卒。賓年二十有九。遺孤錦。方九歲。趙氏年已五十矣。賓柔順惟謹。與姑同寢室。姑所徵求。無不遂。夫有女弟。賓友愛之。惟恐稍違其意。主家政。有內外事。必告于姑。示不敢專。教子讀書。勉以成人。歷艱難困苦。不改其操

永清縣志第二十四

闕訪列傳第九

史家闕文之義備于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敍爵不著于左氏左氏則見不存于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于一則因例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爲愼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叙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于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厕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愼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求見體裁之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

史體例而不錄又闕情文其獘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好難譁減其蹟不為叙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獘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自等於入海泥牛其獘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為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獘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為存錄後代蟬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獘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獘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獘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鬨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

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議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于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illegible]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二[illegible]諸葛不立史官蜀事寡於搜訪困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illegible]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illegible]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illegible]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于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illegible]凡

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厠于山川祠墓方物土産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于盈寸之簡略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間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托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

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寥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别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叙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臧丞相不知何時人。名字亦不可考。舊志縣南龐歌庄。有臧丞相墓。墓有神道碑。碑石今已不見。舊志不載其文。可惜也。又賈氏宗譜序。稱史臧兩故家序爲明洪武五年。知縣盛本初所撰。以史臧並稱。臧當爲元時人。史天澤事縣人至今猶能言之。而臧氏同爲丞相。今幷其名而亡之。豈無德可稱耶。且固有幸不幸耶。

張敏。横亭人。明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舊志稱其倜儻不羣。博聞强記。居官不畏强禦。常捍逆振。幾被排陷。以無隙可乘。不能加害。任工部三載。釐剔尤多。既卒。從祀鄉賢。然事實俱不可考

捍逆振事遍撿不得蹤蹟縣人亦無能知之者至謂幾被排陷無隙可乘不能加害恐未可信當王振用事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祭酒李時勉之荷校長繫久乃得釋豈有隙可乘者耶又按明實錄英宗正統二年擢敏戶科給事中九年任滿上疏乞免外補守母節婦之喪時雖從之士論韙焉十四年以多事之秋陞工部右侍郎則正王振用事時也安得謂其捍振幾被陷害乎又按實錄天順元年英宗復辟察其非卿佐才遂令致仕則敏官侍郎亦不止三年也又云敏爲人粗淺居官無建白但循然守職而已天順二年卒遣官諭祭畿輔通志則云敏官工科給事中以勤愼稱記載互異並存其說以俟知者詳焉

馬馴與敬屯人天順元年進士歷戶部員外郎舊志稱其豁達大度愷悌慈祥既遷內臺直言外轉尋復前職盡心報國謝政歸田

雖族賄餞從祀鄉賢按舊志書法庸濫。不可枚舉。內臺不知何道御史。外轉亦不知何官。其事實無據。則前後皆一轍也。

陳嘏。天順貢生。任沂水知縣。舊志稱其一塵不染。百廢皆興。沂民立祠祀之。未詳。

王琪。字伯玉。貢生。黃巖主簿河之子。琪亦以貢生任洛南知縣。九載安靜。不擾民生。建祠祀之。宦蹟官評。詳載秦志。按琪爲永清人。永清之志。不載其實。而以詳載秦志解之。謬矣。又洛南屬陝西商州。不識所謂秦志者。指陝西通志耶。抑州志縣志耶。

劉魯。嘉靖三十一年舉人。舊志稱其尚義助工。兩院交獎。按嘉靖時有順天巡撫僉都御史。無所謂兩院也。

楊廁劉魯同年舉人。任慶陽府同知。舊志稱其質直剛方。不修邊幅。久佐名郡。宦囊蕭然。事未詳。

成萬齡王希里人嘉靖四十年舉人舊志稱其好學窮經不樂仕進事未詳

傅堯相嘉靖三十一年貢生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博學多聞著有性理衍義補事未詳所著書亦未見也

武尚賢王希里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歷官行太僕寺卿舊志稱其素敦大節爲時名卿賑饑葺學減馬築堤按舊志所稱武尚賢事似非鬼虛可臆撰者賑貧于何年葺學于何時馬如何而減堤如何而築據事而書總不必瑰異奇特要必有端委可詳而修志者徒搆虛詞乃使百年之後無可蹤蹟可慨也

王德恒芮城教諭王繼先子嘉靖四十一年歲貢任代州州同舊志稱其辨寬獄恤窮黎嘗攝州印及督北樓口稅課冰操不染官橐蕭然事未詳

張惟誠，父口里人，隆慶五年進士，舊志文云：孝友性成，清介性植，兩膺卓異，三荷龍章，花縣立祠，金闕賜坐，賜金賜緋，共十六次，年方不惑，退居林下，敦睦三族，敬愛一鄉，施餅施棺，平糶無息，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崇祀鄉賢。其言猥俗不根，難以究索，歷官歲月，及初仕縣地，亦不可詳，又何責其他也。

楊希孔，黃村里人，萬歷十六年舉人，歷官刑部郎中，舊志稱其用法平允，處事周詳，在山東司屢讞封疆大司寇，皆倚重焉，事未詳。

武維邦，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冠縣縣丞，舊志稱其學擅鍾王，筆勢秀逸，事未詳。贊善書者以鍾王，亦言之近於市道者也。

李崑，萬歷三十年貢生，任鄒縣縣丞，舊志稱其有德有言，推誠接物，亦不成語也，事未詳。

劉錬，崇文里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官雲南兵備參議，舊志稱

其善于撫字。事未詳。

武維畿。尚賢子也。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鄒縣教諭。操守廪然。一介不取。

王守成。萬歷間貢生。任永平訓導。歷陝西永壽縣教諭。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喜賑施。門人私謚敬修先生。事未詳。

成於樂。萬歷四十四年貢生。任江華縣知縣。舊志稱其先恩後威。撫猺人。征奢酋。大著勳績。立祠祀之。按撫猺人。征奢酋事。非可虛搆者。遍撿明史。不得成於樂之名。舊志存其目而不詳其事。可惜也。

劉惟蕙。泰昌年恩貢。任臨洮通判。歷鞏昌同知。舊志稱其深得軍民之心。巡撫亟其才。薦擢甘肅守道。以内艱還里。事未詳。

李允齊。天啓元年貢生。由州同知。歷官青州府通判。舊志稱其撫

賊叛軍威名大著事未詳

韓策天啓四年歲貢任來安訓導舊志稱其文詞古雅有左國之風策文章今無所見稱文而擬以左國乃帖括批評之陋習也

王善養崇正十二年貢生任饒陽教諭擢正定府教授舊志稱其弱冠家貧張叅議助金為婚娶資固辭不受張叅議不知何人豈張惟誠會官叅議耶然已不可考矣文章稱人以官可施于尺牘應酬史志之文若此難與議編摩之業矣

張惟訥萬歷十六年武舉舊志稱其博聞强記尤善草書其事未詳書迹今亦不聞有遺留者

張守身明廩生任留守司經歷舊志稱其嘗著賢能事未詳

衛東山明錦衣衛指揮舊志稱其力能扛鼎射可穿楊擢授井陘叅將按明時指揮乃功勲恩廕之官褚氏有指揮褚言事見列女

傳然其襲爵之由不可詳矣又武人而云扛門穿楊亦市井語也

賈嫄仁和里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分都察院觀政舊志稱其孝事繼母友于兄弟行吉修潔安貧樂道家譜稱其教授弟子有程門立雪之風語皆泛設事無可考

龔維城東川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仕常州府推官人稱其有惠政故事民輸漕糧傾米于斛斗級用足蹴之民以爲患維城禁止焉又云擢爲巡按而不著其地事不可考舊志亦僅載爲常州推官而已

蔡一書明天啓甲子副榜順治二年恩貢任臨邑縣知縣招流民二千餘家墾荒田三千餘頃舊志錄巡按御史及布政使考語不詳事實招流民與墾荒田則當時功令也其如何招與墾亦不得而知之矣

傳志人物事蹟俱詳于選舉志而名宦事蹟則詳於職官志至於人物條下但列姓名而注曰事詳前卷賓主倒置未察其命意果何在也今取選舉所載事實考訂如右而張麟以忤陸炳謫戍見于方從哲之碑誌考其事實無所表見按明史陸炳傳炳雖專爲佞倖而護持善類是以朝士不甚惡之麟之忤炳事出公私不可知也舊志人物不列麟名而方從哲之誌銘存於文籍不知以人存文耶抑亦以文存人耶今既無由辨證著其說于闕訪之篇而仍以誌銘入于文徵庶志事選文各歸攸當矣其有列文徵而不入志傳者於此皆可例反焉

舊志紀載無法存於闕訪而愼其褒貶焉不敢爲前人受過也新收事實亦存于闕訪則以有名而不得其實與夫一節而不備其全遂編列傳正文則存名者既恨于無可表見而僅著尋常一節

者亦嫌于輕視其人以謂舍是無他長也是以鄉黨耆德尚義樂善之屬不敢別著爲篇仍存闕訪之目亦猶華陽國志之序列漢中士女初非不信其人爲其善行倘亦不止於是而遂已也

李茂芳塔兒巷生員也雍正八年奉
旨州縣建先農壇官建壇垣外無隙地時議開溝垣外俾水流通則垣基可固茂芳捐地一畝輸官知縣朱棨獎勵之

田畬永安鎮廩貢生創立永定河雙營義渡後選成安縣訓導凡五年而歸鄉黨稱爲善人

田芬雍正乙卯拔貢生乾隆庚申任長蘆豐財場鹽大使創立義學延師課其鄉子弟

何芝瑞韓村人爲鄉耆善講
聖諭聞者皆爲感動知縣朱鼎以齒德兼優題其門楔又知縣竺逸其名

以望協鄉閭旌其門笠擺天津知州遣人投刺禮請芝瑞赴天津宜講人多興起。

解麟韓村人捐納州同職銜好善樂施乾隆辛巳壬午癸未歲比不登麟捐穀助賑。

劉運昌韓村人常捐地二十一畝庄宅一區建立義學事詳禮書及建置圖。

王章信安鎭生員也乾隆甲戌信安鎭設立留養局知縣屬章經紀其事章故溫飽頗恤無告貧民故事官止給米炊粥散之章自以私財置蔬助給有死亡者自治棺斂之標識其處俾親屬有所蹤訪無衣者量給窮袴貧民賴焉壬午二月之朔局例當春融遣散時方艱食貧民徘徊不肯散去章又以私粟自贍一月知縣蔣式瑜牒其事上布政使布政使以藴德維殷四字旌其門

楔。

賈銹北街居民。嘗為鄉飲賓。知縣朱藥以

盛朝人瑞四字。題其門楔。

徐天祿。信安人。移居后奕。設飯肆以資生。乾隆甲午。偶自信安鎮歸。道見遺金二百餘兩。俟失金者至。如數與之。

劉相卿。東西營人。康熙六十年。公舉鄉飲大賓。

賈墺。仁和里人。進士賈煐子也。雍正年間。連舉鄉飲大賓。乾隆戊辰卒。年一百二歲。子鉉。孫澎。自有傳。

仇致遠。別古庄貢生。乾隆元年。保舉孝亷方正。

李如瑞。义口村人。壽登百歲。乾隆元年。

欽賜升平人瑞坊。

朱邦順。永安鎮民。相傳以謂康熙中。知縣匾旌其孝。子長斌。撫孤

甥成立。與族子及已子。民讓三分其家。

任守貴者。民也。雍正五年。保定知府李正茂以達尊有二題其門楔。

燕尚珍。東義和村人。乾隆壬戌歲歉。官吏施粥賑貧民。尚珍捐米四十石。知縣李和承請為鄉飲介賓。

朱有勳。崇文里人。官建義倉。有勳捐粟四百石。

恩賜八品服。

聶維翰。南關監生。淳謹敦睦。知縣李和承請為鄉飲大賓

孫璉。大麻子庄人。敦本務農。鄉黨稱善。常為鄉飲賓

焦萬鍾。明萬歷時。輸粟千石賑饑。賜七品服。建坊旌表。武尚登。王希里人。任昌樂縣主簿。歲饑出粟千石。賜散官。弟尚學。出粟五百石。張廷柏。仁和里人。出粟百石賑饑。李彥貴。輸粟二百石。張承憲

輸粟百石。

劉和雙管村人。壽一百三歲。郝宗仁馬家堡人。壽一百八歲。子劭

劭。縣學生員。登耆壽。邁三省。三族偏行。九飲賓筵。

舊志稱齒德者。有王應虎。張欽敦迪緒光。王朝憲。侯景奎。成於學

張一中。王朝官。郝尚松。霖璣。張明進。張崇哲。尹從化。哲用敦仁。裕

後爲行純修。諸泛語。今削其詞而存其名。

王朝貴。尚義好施。縣人韓璧。郝士昌。郝振。城破被縛。貴出千金贖

之。又捐穀濟貧。公舉齒德受旌。

張宗登。年八十。劉堯洪。年九十四。

劉守正。妻亡。終身不娶。

方技與方外之徒。前史俱有專篇。今以尺幅不足占篇。而附于闕

訪之後。亦猶孝友之附著義門也。金可礪之仁術。任和尚之苦行。

非關其事以俟訪乃關其篇目以待訪而補之云耳。

金可礪字子卓鑲藍旗漢軍分屯佃庄村人也善方技初為某王門下醫藥房供役年老退居鄉屯村中有病者可礪不問貧富皆為治之人有邀視者雖寒暑風雨無所避治之往往有效人以是爭重焉有張生年四十餘得勞損疾久不治奄奄待斃矣可礪一診即有起色為處方劑數月而痊有河務曹官妻某臥病數月初若癥結其後每語腹中輒作應聲諸醫不知所為可礪曰此痰也痰消聲自息矣處方治之匝月所患良已人有怪症疑病可礪一見輒能知之自謂誦讀醫經不如多所閱歷臨症既多病理自不能遁今生八十八年矣精神健足如壯歲前三數年猶納妾生少子云。

任和尚逸其名馬家鋪民也順治年于本村五蓮寺為僧寺久頹

履任葺重修。露坐村外誦經。祁樂酷暑。未嘗稍歇。鄉人與之食則受。不與食亦無所求。或餓七八日誦經如故。人以是異之。康熙五十四年。寺始落成。任年已八十餘矣。無疾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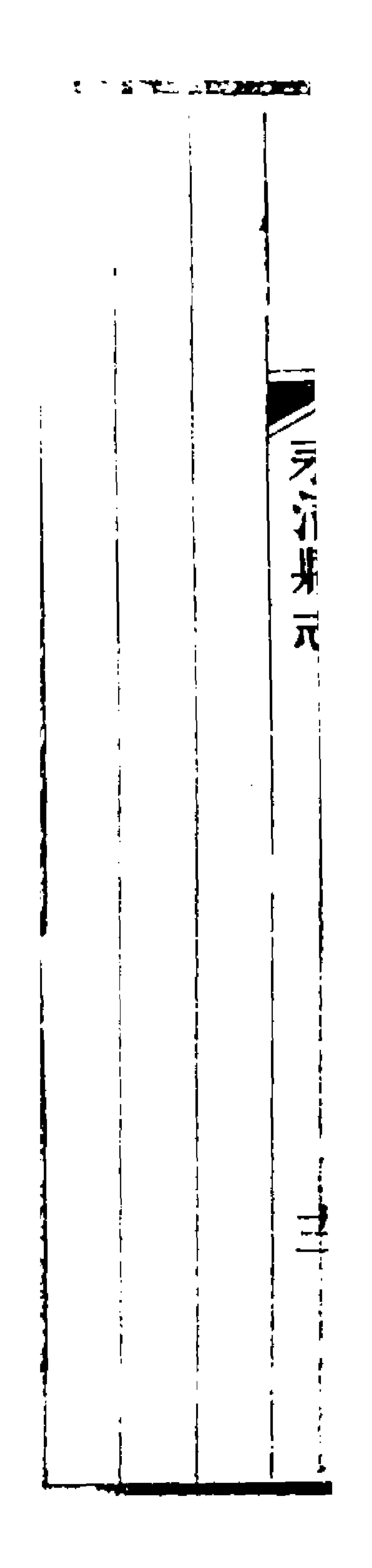
介葛閭牛。魏錡夢月。多文爲富。古人偶用以成頰上之毫可矣。若夫好稱雨粟。多識射鳥。則王喬鳧履之奇。左慈羊鳴之怪。史體蕪穢。致誚前修。然而天壤之大。何所不有。方志記傳。略舉一二。固亦無傷于大雅者也。附于闕訪之末。不與持著叢篇。亦所以嚴史體爾。

王士正池北偶談。予從姊居永清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李攀龍紀幻寓譚曰。成宏初。永清人麗姓遺其名。有汴京之役。抵旅次一日。往開封府門首看演梨園者。萬人嚼聚。麗亦隨衆擠看

晚歸邸舍。有青衣三人來訪云。我輩皆公鄉里。有平安字。煩公帶去。省我父母。因相拉至玉津園。勸酬款洽。歡笑竟夕。麗亦感其誠吝以姓氏。三人云。公西鎮後高阜處有小姑村。即吾家也。麗擇日北還。三人者爲送於河之滸。殷勤叮嚀。無忘致語。即抵家即往西鎮後訪之。惟林木蓊鬱。丘阜嶙峋。絕無小姑村。下落。旁質之鄉人亦杳不知其村在何許。一夕暝歸過北岑。一人迎問曰。君欲到小姑村乎。麗大喜。請與偕往。比至。惟三兩人家。麗因問胡老家可住此否。其人曰。余麦翁也。揖麗先行。屏門峻宇。居如王者。俄有一翁高冠博帶。儀容甚都。肅客於堂上。麗因以書達翁。笑曰。三小兒久客汴城。魚雁闊絕。得君郵至。奚啻萬金。遂延客宴于別院。金玉輝煌。水陸繽紛。皆生平所未覩。麗人十輩。歌紫雲之曲以侑客觴。麗若以酒辭。翁亟叙款曲。解所佩明珠贈之。麗亦不敢峻拒。納之袖

中。廼别翁山。偶爲門限所蹶。開目視之。則兀然高阜之上。月已橫參矣。始知其爲獨寐。今承東南二十里。西鎭之陰。有邱隆然。土人猶傳以爲故事云。然龐姓縝密不欺。從未嘗輕以告人。恐好事者或發其穴。干巳冥德。故自以幻爲眞耳。龐後享年九十餘。猶無恙。



前志列傳第十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叙禽滑釐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叙則于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卿鐸椒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于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于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

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于世本國策。固書之資于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裴駰之注馬。伏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

為說不爲敘述討論而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所撰爲名家）而集衆脩書之法行。如唐人之脩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摹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其紀其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又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于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于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登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投甕求必新書皆優而舊志誠劣也舊志所有新志更復載之其節例之當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已長後起之書易于攻摘并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逕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求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究不過因此證彼初非就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而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剛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最新棄舊理勢固然不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密縱春秋（綜撰前漢春秋。）端資遡劉（劉宋張璩之前集漢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

作與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如表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遷固列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精于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于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且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詞。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于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敍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而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為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為後人例也。

萬一乘。江南丹徒人。康熙十二年。以舉人任永淸知縣。于十五年。與訓導蔣裕初。定著永淸縣志。為十一篇。凡十五卷。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建置。四曰關考。五曰職官。六曰選舉。七曰人物。八曰賦

考九曰祀典十曰文黻十一曰詞賦文詞多不雅馴難垂典則然創始之難自古已然要其搜剔固已勤矣一爲敘曰邑隸

神京地臨三輔繁華競麗在昔見稱而何以志乃始於今也粤稽漁陽頻戰鼙鼓競聞殘焰荒煙肆述竹書遁而一時邑乘紀載悉爲飄梗劫灰前代纂修竟成烏有至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載海晏河清昇平垂拱俯從閣臣之請遂有纂

大淸一統志之命檄下郡邑爰及永淸一乘以屬員爲本年受事之四月捧檄悚惕亟詢與人欲考故府之藏書已無編簡欲搜邦人之逸牒總屬荒聞於是夙夜思維以茲城社之鉅典曰進紳士之耆舊而綜核之必曰某者故而某者新故者始於何代而新者擬於何人也復以里巷之大端日進都人之父老而稽攷之必曰某

入孝而某人節孝者詳於何事而節者著於何時也乃又廣諮博訪近自方域遠及村落凡屬傳聞紀載足以覩感者必盡圖求更延二三故老於荒榛隴畝之中覓其殘碑斷碣上於古道斜陽之下追其故址遺墟又於大族名家徵彼懿言芳躅不越三月而永邑之地理人文先後事蹟夢搜廣攬凡系皆盈已遍閱而歎曰是可以志矣敬遵憲令爰聘鴻儒假館授餐相與訂今校古纖悉披覽又二越月而永志告成先大綱次條目志星野志災祥明乎地應天象為守土者之所必敬也志沿革明乎茲邑相傳有所自來也志疆域志縣治明乎山川毓秀延袤廣狹也志官署志儒學明乎親民敬士教養有基也志坊表明乎甲科節孝亘古不磨也志街巷志里甲明乎編氓繡錯版籍星羅也志建置明乎作者之經營今半傾圮而修葺猶存也志圖考明乎城池衙舍廟宇山川風

京如觀也。志職官，明乎歷任有司政教昭然也。志選舉，明乎歷科鄉會名賢濟濟也。志人物，明乎文章道義碩德奇蹤超然逈異也。志賦役，明乎一邑之錢糓丁徭有定額也。志地稅，明乎徵解之難祭也。志祀典，明乎明禋報本示不忘也。志文籍，明乎此邦文獻燐炳千秋也。志詞賦，明乎高賢嘯詠嘉致堪傳也。統彙之則為全書，分列之則為十五卷。是雖未備邑乘之詳細，而亦見武隆之大凡。縱未為纂述之鉅觀，聊以表古今之節畧。敢曰獻之

當宁，以附

昭代之車書，亦云備之採風，以供輶軒之攷擇已爾。因詳作志之由，見永志不自今有，出而自今始，故為序。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冬十月。

勅授文林郎知永濟縣事加二級京江萬一鵷謹撰

喬雋序曰邑修志志何修乎以輿圖之山川所以形造工之秘也以封疆之有跡址所以表先哲之奇也志如是已乎曰是固有之抑不盡於是矣然則闡幽拔滯以慰夫忠孝節義庶使後起者勸更深媿夫不及錄者即知其無忠孝節義之可傳將勸之而更激之乎曰得之矣猶有要焉夫卿士大夫固一方之表也而賞勸不勵焉其輔世成俗不有賴於主持風教之一人哉故國之有史元后尊焉郡之有職風憲重焉邑之有乘守令先焉粤自洪荒世代莫攷輿稽經理始建城邑舜分十二禹復合九如禹貢爾雅職方諸書若指掌觀文降及秦漢代有沿革明初分天下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

皇朝因之鼎建燕京此蘇秦所謂金城百二天府之國不得不可以王者近畿仍勝國制設三輔地所以拱戴

神京者也至永清界固安東安之間其直承輦轂又孰先耶甚哉邑之建也其來舊矣自漢之高帝置益昌郡於潔水隋開皇中又置通澤於故城之西唐垂拱置武隆縣尋改會昌天寶初從節度使張守珪奏議始名永清歷五代宋元明以及

皇朝無異名焉其間城邑坊鎮民屯里衛官師科第節孝齒德乎昔已有故編但昔為已成之錄而事有代出之奇數年來未有匯而成之者邑令君潤州萬公京口人傑也才空百粵氣邁三吳癸丑歲膺

簡命來尹是縣治甫三載百務畢舉且收賦從寬四民不迫於追呼聽訟惟允兩造多雍於和平盜賊屏息年穀時登以故地方安恬而公每於涖政之暇與邑父老遍訂故帙茲奉

功令重刊志本乃憶昔撫今謂故事已有成書而新傳可無嗣編乎

爰以舊志一卷。並新錄數條。彙送庠宮。以公論出於學校故也。忝不敏無三長業。乃捐俸授餐。集諸生於彝倫堂。廣搜考據。辰訂暮稽。刪其繁。補其缺。按其舊。匯其新。凡勝形奇跡。足博一境之觀而闡幽抜滯。足鼓一邑之勸者。無不兢兢焉。矢慎而矢公矣。至於主持一方之風教。則有邑令君之實政。非忝所敢詳。惟有參也。丙辰秋月。志稍告成。忝爲撰敘。以誌其實。奈自揣荒陋。安能贊山斗之萬一。雖然。檢覽旌句。固媿淺學之能手。而表善旌賢。是亦任事之有同心。不才職庠政。年有奇矣。大抵永邑風物。柴燕趙之慷慨。緊元明之英華。紳士多博雅之風。士女有忠厚之氣。一經良牧之薰陶。未有不嫺嘘而熙和者。況以赤縣依被

聖天子之教化。有不熙然丕變者耶。旹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秋桂月穀旦之吉。儒學訓導。上谷郡喬雋題於璧聖齋。

李滋生序曰。

今天子右文蒐輯典憲。裔皇顯爍。覃敷中外。而永邑去輦下百里。沐稚化尤切。潤州萬侯。司牧有年。仁明廉恕。起凋瘵而咻噢之。維紀綱。維疆理。小大中程。民告和會。乃遊泮宮。肅學博喬君而問曰。永之成邑。自漢爲益昌地。迄于今日。股肱畿輔。亦要區也。其間封疆民俗。必有成書志。今安在。喬君曰。聞之此邦士大夫。自明之末。叠遭兵燹。殘之於木。亦已燬矣。維

昭代之章程。與夫二千年來之故實。幾於湮沒而不傳矣。侯曰。是當議纂修。喬君曰。志。古史氏之流也。史材不易。若何。侯曰。食不必珍錯。亦有五穀。乘不必騏驥。亦有四驪。必遴固而後史。則紀事無贅矣。今邑中之文獻。必有可徵。是吞是采。余受而輯其成。同心黽勉日可集事。君以侯與職則異。職猶是也。庸可貸乎。於是當政通人

和之暇講求利弊考證典故分經晰緯次無俗絕今歲春余委使至豫旋過里門見士嬉於庭誦民樂於耕耘駸駸乎有返樸之風因拜侯於堂致慰勞之私侯即以志事告是時余見此簡請未遑他及閱半載而告成走介於余一言以誌歲月余媿弇鄙不足以光茲典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雖宦遊京邸敢須臾忘茲土哉猶憶昔齡嬉遊習見人文之盛生齒之繁官師之振興民俗之淳茂美哉比屋可封閭閻安堵誠樂土之區也成童以後盛化浸衰士田非昔郭以外四境蕭然矣郭以內百金之家可籍而計矣曾日月之幾何爾風不可復得也繼膺

簡命待罪閩南土風氣象猶夫是也繇數司牧者之難其任矣邇年以來

皇澤之浸潤教化之薰陶以及長有司召棠之蔭郇雨之膏有不起

甚還淳者哉識之邑乘燦然乎備觀矣至於山川險易錢穀甲兵民情土俗官師代謝靡不炳然秩然夫乃知志固猶史也覽輿圖而疆理咸正矣察形勝而制防足籌矣觀風俗而化理可施矣檢戶數而休戚上聞矣叙秩官而法鑒具存矣紀人物而振作有緒矣一志而衆善備焉吏治所關非淺鮮也余因邑之鄙民恭逢盛典何能已於言哉至萬侯總理繁劇日無暇晷猶能於撫字之餘殫思盡慮羅諸故實採之月削二識內景而成帙凡十五卷誠不朽之偉業經綸之至文也行見聲望卓然名徹

御屏掄柱下之史備彤廷之簪筆侯亦若是殫思盡慮以襄一代右文之治也已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菊月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邑人李滋生書

宮夢仁序曰自史官志邦國志四方又有土訓誦訓之等而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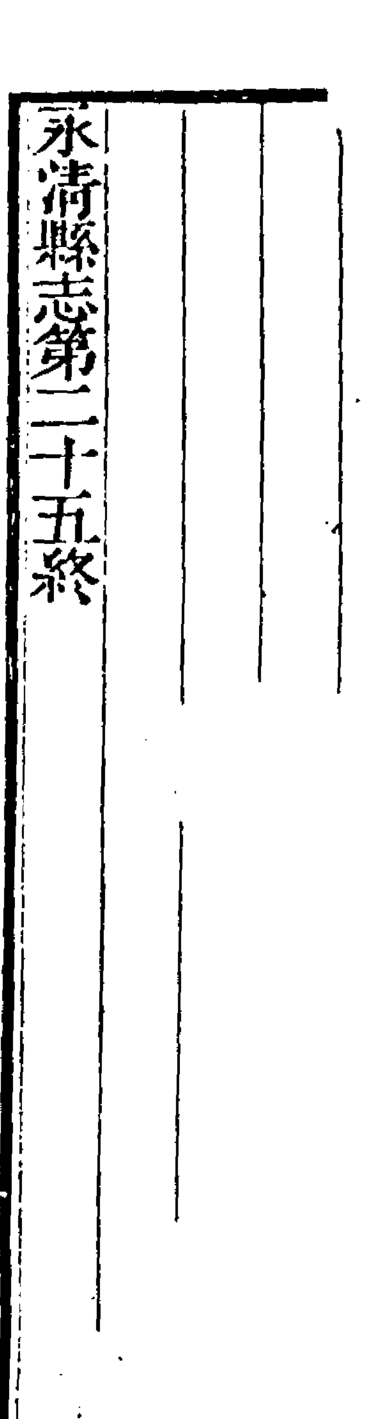
郡邑志由茲興焉。蓋志以紀事也，則猶古者晉乘、楚檮杌之有史也。亦志以紀言也，則猶古者鄭、衛、曹、檜十五國之有風也。介州氏曰：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矣，一郡邑缺而一郡邑之跡泯如矣。然而非其人不作，非其人不述。至以一人兼作述之任，既創始之，復修明之，志之成也，不其難哉！且自古迄今，數千百年於此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守茲土者，安能燭照而數計也？況乎兵燹之餘，文殘獻失，歷朝紀載，缺有間焉。苟使汁青副墨之業，委之不得其人，聽其任意師心，居今議古，既非躬親目擊之倫，復有受金乞米之態，志雖存，猶之無志也。永邑故屬漁陽郡，近在畿輔，閒民屯雜居，稱小難治。京江萬君畹庵，以名家子綰綸百里，出其駿材，不期月政成而俗理，官有餘閒，適奉纂修統志之

命。檄下永清，畹庵作而起曰：記不云乎，真邑誌者，法日月之經千里。

永邑雖僻處在何服。余承涖茲土。躬際盛事。爲作爲述用累于紀志之所係豈輕哉。爰是廣蒐博採延方聞之儒相與晨夕討論編輯而裁定之。辨是非嚴筆削闕疑存信用告成書既綱舉而目張亦條分而縷析。俾永之勝概燦如矣。後之人披圖而覽常思古今殊制。何以宜之。奢儉異時。何以準之。仰觀災祥。何以徵之。俯察險易。何以守之。政教何以有寬猛。人才何以有盛衰。物力何以有登耗。俗尚何以有汙隆。以至詩賦紀序之文。何以得不朽。乃技仙釋之術。何以有可傳。將一邑之志。而可以補風詩之亡。備列史之一豈惟在永。以俟他郡邑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苟非其大其學博其立心也虛其持論也公。烏能以一人兼作述之任而成之若此其易哉。匏庵以余鄰凥斯邑。走一介都下。問序於余因弁其簡端以告司金匱石室之揚扢者。旹康熙丙辰菊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督理河南通省糧儲承宣布政使司參議前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翰林院庶吉士瀛州宮夢仁定菴拜題。

志曰。古昔作家。必有文也。



永清縣志第二十五終